

有文风轻松欢脱的沙雕文吗？

陛下终于下旨，说要诛我九族。

我实在太高兴了，在屋内忍不住想要大叫。

这次任务结束，我就可以回到地府，继续做我的押魂使。天知道为了完成阎王给的这劳什子任务，我在人间已经待了多久。

十八年！十八年啊朋友们！

【已完结】《地府之前》

在做以前，我从未想过人间时间过得如此之慢。我以为人嘛，区区几十年寿命，一眨眼也就过了。所以当阎王发任务的时候，我自告奋勇。

昔日，我威风凛凛，如今，我悔不当初。

可今日，我太兴奋了，我终于要完成任务，功成身退了。房间内，我扒在门上、窗户上，四下确认无人，便摸着颈间玉佩，低声儿唤道：

「大人，大人…大人…」

我叫了许久，玉佩那边才传来懒散的声音：

「说…」

我压着嗓子，可压不住内心的兴奋，声音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欣喜若狂：

「姜叶颂终于要被诛九族啦！我马上就能回地府了。」

「哦？」 阎王大人极其敷衍：「何时？」

我回道：「传闻，午后会来下旨，秋后执行。」

「那也就是说还没接到圣旨…」 阎王觉得我又在传递虚假信息，于是十分不耐烦。

「不不不…」 我连忙道：「这次八九不离十。姜叶颂她兄长造反，已经被逮了。」

「哦…」 阎王声音平淡，好似对这些凡尘事已经见怪不怪。他又「嗯」了一声儿，说道：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秋后黄泉相见了。」

这话说完，阎王便消失了。任我如何找他，他都未曾再应过一句话。几日后，在大牢里，趁着万籁俱寂，我悄悄问了地府的其他鬼差，才知道地府忙了起来，阎王张罗着，大张旗鼓地要迎接什么人。

害…

怪是不好意思的。都是老鬼了，也不是没见过，又不是很久没见，不过一十八年，何至于此？

我暗暗扒拉手指头，算着回地府的日子。若是幸运，兴许赶得上这个月的鬼市，再巧一些，阎王大人冥诞也赶得上。

我琢磨得好好的，可是行刑前的夜里出了岔子。不知哪个不要命的，撂倒了所有狱卒，要带我逃走。

「我不走！」

彼时，我十分决绝。

眼看着临门一脚，谁跟他走谁是傻子。

那人挺惊讶，眼珠子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最终一掌下来劈昏了我。

害…

人类的肉体，就是如此脆弱。

【2】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时候不早了，估计着该斩首的也斩首得差不多了。

我呆呆坐在榻上，生无可恋，死也赶不上趟儿。

不行…我要死。

信念坚决，我迅速下榻，屋里屋外找寻着趁手的兵器。

让人生气的是，这屋里屋外，连房梁上我都爬着瞧了，愣是连个绳子都没有。

撞墙？我心生一计。

可四下一看，竟是个茅草屋。

茅草屋…能撞死人么？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许久。我真的不想撞不死，反撞成个痴呆。

我就这么站在地上琢磨，甚至想过以头抢地。终于，我决定了，还是出去死。

可我这一只脚刚伸出茅草屋，便瞧见了那个踏着台阶走上来的
人。

「闵荀…」

我惊呆了。

这不是下令诛我九族的小皇帝么？他这么快就找到这儿来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即刻束手就擒，迫不及待地把脖子递了上去：

「你杀了我吧。」

小皇帝微微蹙眉。

害…就地正法这么仓促也确实不符合人间事事烦琐的程序。于是我缩回脖子，乖乖伸出两只手腕：

「给我铐回去吧，明天送我归西。」

说完，我有点儿担心小皇帝误会我拖延时间，于是又补了一句：「当然，今天行刑也不是不可以。」

小皇帝那眉毛拧得更紧了，他盯着我，语气不容置疑：

「你恨我。」

我摆了摆手：「你想多了。」

小皇帝咬了下牙：「可我…诛了你九族。你该恨我的。」

「我…」

算了，多说无益。他说恨就恨吧。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啥时候能死。

「咱们什么时候走？」我问。

「去哪儿？」小皇帝装傻充愣。

「回去…行刑…？」我试着提示。

小皇帝一脸无语，我听得他强压着怒火，对我解释道：「昨日，是我救你出来，又为何要再带你回去。」

「哈…？」我愣住了。

小皇帝说：「你放心，已经偷梁换柱，没人知道你还活着。过两年等事情淡了，我给你换一个新的身份，你就可以…」

「且慢…」

不等他说完，我便打断了他，缓缓伸出颤抖的手，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说…诛我九族…偏偏落下我一个？」

其实我想说的是…难道就差我一个了么？

小皇帝看着我，试图解释：「颂儿…你父兄造反之事不平，难以平朝堂，难以平民愤。可我知道，这些与你都没有关系…」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关系？」我蹙眉看着小皇帝：「这事我也有参与。确切来说…是我出的主意。」

小皇帝一怔，眼角颤了一下，身子一晃，差点站不稳。

「颂儿…你…」

他无语，我更无语。

明明我已经把证据摆得好好的了，可这凡人小皇帝怎么就活生生看不见呢？

算了，多说无益。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走？」我问。

小皇帝好像难过于生气。他红着眼睛，眼眶里噙着泪珠儿。他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为了完成任务，顺利回到地府…但我不能说。看来，我若不能给他一个看似真实的满意答复，他是不肯罢休的。

我正苦想，他忽然问：

「因为李穆禾？」

「谁？」我晕头转向。

想了一会儿，才想起他说的那个短命少年郎。昔日大将军府的嫡子，亡于弱冠的少年将军李穆禾。

「对！」我睁大眼睛看着小皇帝，压着嗓子，冷冰冰道：「若不是先皇昏庸，将军府不会蒙受不白之冤。若不是你视若不见，李穆禾他不会反！若不是你以我作饵，李穆禾也就不会死！」

我一连气儿得说着，一颗心拧巴得极其难受。可也就只是这凡人的肉身难受罢了。说实话，我并不难过，甚至有些忘记了那孩子的样貌。

那小皇帝脸色铁青，嘴唇颤着，还在解释：

「我说过很多次…我没有拿你做饵…那是…」

「够了！」

我依旧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因为我觉得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凡人的躯壳如今透不过气来，憋得我十分难受。我迫不及待要离开这具肉身，回到地府去逍遥。

就在这时，我眼尖地发现小皇帝的腰间别着一把佩剑。

对不住了，看来要死在你面前了。想着，我飞奔过去，极其迅速地抽出他的佩剑。

「闵荀，黄泉路上，我等着你。」

说罢，长剑横颈而过，我瞥见了喷涌的血溅在了小皇帝的脸上，瞧见了 he 错愕惊恐的眼神。我最后记住的，是他瞪着眼睛落泪，仰头痛哭。

我死在了他的怀里。确切来说，十八岁的姜叶颂死在了他的怀里。

据闻，姜叶颂死前说的那句话被小皇帝一直记着，为了那句话，他心痛了整整三年，积郁成疾，直到死前，也无法释怀。

天知道，我想说的只是表面意思，我只是想提示他，我会在黄泉路上等着他而已。

毕竟，我其实是个押魂使。

【3】

我是阴间的押魂使，品阶比一般鬼差要高出许多。除了在阎王面前，我也是不常笑的。地府之中，他们也都称我一声儿「林大人」。

地府的押魂使一共只有五个。有一个因为与九重天的神仙成亲，被带去天上了。有一个因为私放袅袅林的犯人被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因为得罪阎王，被调去当了孟婆。如今地府之中便只剩下我与檀逢两个押魂使。

彼时，他看见我，与我激动相拥，涕泗横流：

「兄弟，你可回来了。你真是不知道…就剩我一个人…不…一只鬼…有多可怕…多孤独。每次单独去见阎王大人，我那是如坐针毡…如…」

「行了行了。」

每次听檀逢说话，我都觉得耳朵刺挠。

「最近地府张灯结彩，不是啥节日吧。」

我故意咳嗽着，脸上带着微笑。

檀逢老实点头：「不是啥节日。」

「嗯…」我故作深沉：「太隆重了，倒是也没必要。」

「有必要的。」 檀逢十分认真。给我又整不好意思了。

我忙摆了摆手：「也不是啥大…」

「你不知道，鬼王要回来了么？」 檀逢忽然打断我。

「鬼王？」 我一愣。

檀逢又点了点头：「八百年了，鬼王终于云游归来，我地府再也不用怕那九重天了！」

「可是我…」 我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

我，地府首屈一指的押魂使林拂，去了那比地狱还要地狱的人间，卧薪尝胆一十八年，好不容易立功归来。竟跟鬼王云游归来这样的大事件撞到了一起？！

呜呼哀哉，何其悲惨。

但比这更悲惨的事，很快便出现了。

话说，鬼王回来以后那是相当看不惯地府近几百年来的做派，于是开始大规模整顿地府。阎王大人虽说不大乐意，可鬼王毕竟是当年幽冥之后，他也没什么资格说不。

自那日起，因为不称职而被送去投胎的鬼差一拨接着一拨，吓得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我与檀逢忙得脚打后脑勺，只因鬼差少了，地府的活儿没人干，原本不属于押魂使职责范畴的事儿也堆过来不少。

某个瞬间，我竟有点儿想逃回人间，逃回那个已经被诛了九族的丞相府。

后来，我听死了的人说，黄泉路上，姜叶颂的父母兄弟还找了她许久。送他们往生的鬼差不忍心告诉他们真相，于是便说，她留在地府做了鬼差，不能再与他们同路。

他们不知道，我曾去送过他们的。我与我那被贬为孟婆的押魂使兄弟换了半晌的身份。

那个给他们舀孟婆汤的人，是我。

【4】

这日，我刚从黄泉回来，半个时辰后要去袅袅林同檀逢交班。我琢磨着先在宣琅殿打个盹儿，可不想，我刚坐在台阶上，屁股还没坐热，就感觉有什么人，哦不，有什么鬼在看着我。

我猛地抬头瞧过去，是个穿着官服的鬼差。

那鬼差瞧着眼生，似是个没见过的。他一直盯着我，盯得我有些发毛。

「新来的。」我冰冷的眸子直勾勾回盯着那个鬼差，问道：「你认识我？」

鬼差拱手行礼：「鼎鼎大名的押魂使林大人，谁人不知。」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为何盯着我看。」我问。

那鬼差反问我道：「大人不看我，又怎知我在看你？」

我无语地看着那鬼差：「你很无聊么？」

鬼差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刚送走了一只鬼，现在确实没什么事做。」

「哈？」我一阵惊讶：「最近死的人这样少了？人…人的寿命变…长了？」

回忆起当年我还是个普通鬼差的时候，那是没黑天没白天。哦，当然了，地府的白天也不算白天的。我是没黑天没黑天得卖命干活儿。这一年到头，就没有休息的时候。怎么如今轮到这些年轻鬼，就闲成了这副样子？

我正想着，只听鬼差淡淡道：「人的寿命再长也不过百年，还能长到哪里？」

听这鬼差的语气，多半是个新鬼，带着过去的记忆，还放不下生前的事。

害…

我叹了口气，语重心长道：

「做鬼呢，最忌讳放不下。若投胎去也就罢了，可而今你做了鬼差，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等再过了千八百年，你就会以为，凡间那区区几十载，不过就像一场梦。」

「梦…」鬼差喃喃念叨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望着我，认真问道：「所以凡间的所有于你而言，不过是一场梦么？」

「凡间？」我轻轻挑眉：「你听说过我，却没人告诉你，我当年是个死胎，就出生在地府么？凡间那场梦，我做都没做过。」

鬼差依旧不错眼珠儿地看着我，表情极其认真。他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姜叶颂。」

我愣了一下，而后问道：「连姜叶颂的事你都知道？」

鬼差没有回应，只是自顾自又说道：「我方才送走的那只鬼，叫闵荀，他不肯投胎，还想再见你一面。」

「闵荀？」我又是一愣，随后问道：「他要见姜叶颂？」

鬼差看着我，直白问道：

「听闻你曾答应过他，会在黄泉路上等他。为何没有去？」

鬼差的声音竟透着一丝质问，问得我略微又有那么一丝心虚。

我弱弱道：

「你也知道，地府的押魂使如今只剩下我与檀逢，每日忙都忙不过来。昨日又有鬼夜闯裊裊林…我昨…」

「说到底，你终究没把他放在心上。」

鬼差忽然打断了我，乌青的脸色仿佛更阴沉了。语气沉沉，听着还有那么一丝丝…咬牙切齿？

我瞧着他奇怪，便问：「你与那闵荀是认识的？」

鬼差摇了摇头：「只是方才送了他一路，听了些你们的故事。总以为你并非如此绝情。」

说罢，忽然又问：「你什么时候去见见他？」

我沉默片刻，说道：「让他好生投胎去吧，我不见他。」

鬼差瞪起眼睛：「为何不见？他都死了，你也不肯见他最后一面么？」

这鬼好生奇怪。我见不见小皇帝，给他激动成这个样子做什么？

我狐疑地看了鬼差一眼，说道：「去见他一面，原本没什么不可以，我也曾打算这样做的。但而今他因此事滞留地府，便是生出执念。你们这些新鬼，总以为平了执念，人便可以往生。其实不然，圆满才会生出更多的欲望，这种欲望，最易炼化妖魔，是地府的大忌。所以，我是不会去的。你尽早送他去投胎吧，就当没见过我。」

跟这鬼差说了一会儿，我是困意全无。索性提剑起身，打算直接去袅袅林算了。

我刚转过身，鬼差忽然又道：

「他那么爱你，你就如此铁石心肠么？」

我蹙了蹙眉，耳朵一动，仿佛都听不懂鬼话了。我微微回过头，问道：

「谁和谁？你说小皇帝爱姜叶颂？」

鬼差初是盯着我看，随后轻轻点了点头。

我笑了：「是谁告诉你小皇帝爱姜叶颂的？」

鬼差道：「黄泉路上，闵荀亲口说的。」

我摇了摇头：「真是不靠谱。」

「什么？」鬼差似乎没听清我说什么。

「他若是爱姜叶颂，为何要抄她满门？」我问。

鬼差没说话。

我又问：「姜叶颂死后可有名分？」

鬼差欲言又止。

我淡淡道：「听闻只有个无字碑，孤零零立在南莱山。」

鬼差依旧没有说话。

我见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眉头蹙着，仿佛受到了打击，一时瞧着竟有些可怜。于是我劝慰道：

「尘世多纷扰，何苦谈论那些虚幻的东西？其实闵荀与姜叶颂如何，同你我又有何相干？你根本无须为此事烦忧。」

「姜叶颂，姜叶颂…」

那鬼眉毛拧巴着，摇了摇头：

「你口口声声姜叶颂，可那不就是你么？」

「我？」我眨了眨眼：「可我是林拂啊…我不过是扮演了姜叶颂罢了。」

那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可终究是你走完了姜叶颂的一生，与闵荀相处了十几年的，也是你。」

「我还是不明白…」我声音一顿：「无论如何，我也只是林拂而已，我从未当自己是过那个凡间女子。」

那鬼看着我，眼珠儿仿佛要掉了出来：「所以，你便从未付出过真心，对么？」

我轻轻笑了，毫无冒犯的意思，而是真的发自内心觉得有趣。我耐心解释道：

「我是阎王养大的，阎王自入地府就被挖去心肝。他既没有心，我又何来的真心呢？」

鬼差盯着我，盯着盯着竟然笑了。他点了点头，不知是喜是悲，只是瞧着表情有些阴森。

「原来是这样…青出于蓝胜于蓝，原来你比没有心的阎王还要绝情。所以林大人才能成为这地府之中最出色的押魂使，就连袅袅林中的鬼都闻风丧胆。」

鬼差的声音渐渐变了，幽缓冷涩，我一个哆嗦。

等等…这动静咋听着有点儿耳熟呢…

来不及多回忆，一片黑雾之中，只见那鬼差一挥衣袖，原本的鬼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陌生面孔，皮肤苍白，瞳孔幽深，细长的手指上带着一枚透着血丝的黄玉扳指。

他苍白的手指缓缓转动着扳指，盯着我，轻弯了弯唇角，幽幽说道：

「有押魂使如此，真乃地府之幸。」

「你…」我愣着愣着，瞧着那黄玉，再琢磨琢磨这耳熟的声音…忽然反应过来，即刻拱手俯身：「鬼王大人！」

靠！吓死我了！鬼王这么喜欢捉弄人的么？还是说…考核这么突然就开始…啊不，就结束了？？？

鬼王声音透着寒气，似乎刚从寒冰地狱里爬出来，每一个字都结着冰碴。他冷冷笑道：

「林拂，人世间嗔痴怨念，你既都已抛却彻底，留在地府不免可惜。自今日起，便由你带着三号牢房的那些鬼，去阳间办差吧。」

「三…三号牢房…」

我吭哧着，剩下半句话还没挤出来，鬼王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我是又要回地面上去了么…」

站在袅袅林外，我依旧难以置信，把此事说与檀逢。

檀逢怜悯地瞧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只说了两个字：

「节哀…」

【5】

我回到凡间的第一个案子就有点棘手。

话说那雪桑谷中有只老鬼撒泼打滚，就是不肯跟鬼差走。每每鬼差出现，他总是能神奇躲开。一来二去，折腾了十年有余，抓他的鬼差精疲力竭。

说来此事为何难缠，还有一点重要原因。听闻那鬼死后几年，他那运簿无故被烧，只剩下残卷。地府为了盖住这事儿，不敢

声张。你说对他下死手吧，这鬼的运簿已经烧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就没有生前的记载，也就无法证明他是由人变成了鬼。可若他不是由人变成的鬼，那地府就没那个权限去抓他。但你说不抓他吧，大家心里又都清清楚楚，这老鬼的确就是个死人。

这鬼才逻辑，困扰了地府足足十几年。直到近来鬼王肃查地府，办案的鬼差又将此事报了上去，于是便落到了三号牢房手里。

如今，我作为三号牢房的大哥，哦不，大姐，理所应当前往雪桑谷会会那只老鬼。

临走前，阎王大人怕我坏事，再三嘱咐道：

「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带着满满自信甚至是微微自满，我又回到了地面上。

说起这雪桑谷，多年前我曾经来过的。以姜叶颂的身份在谷中学了两年医术。昔日，雪桑谷的当家还是莫连声，如今早就换成了他儿子莫英。

当莫英见到我的时候，吓了一跳。眼珠儿鼓着，手指颤着，嘴里阿巴阿巴个不停。

而我云淡风轻，相当有风骨地拱了拱手，淡淡然自报家门：

「在下昆仑林拂。」

此番三号牢房跟我上来的鬼名为苏温，此时也拱了拱手：「在下昆仑苏温。我与师姐此番前来，希望不会打扰到雪桑谷。」

鉴于雪桑谷那只鬼无比狡猾奸诈，为了让他放松警惕，我决定给我和苏温捏个人间身份。而在人间之所以冒认昆仑的人，一来因为那地方山高水远，鲜与外界来往，露馅儿比较慢。二来因为昆仑在地面上很吃得开，极少有人敢质疑，更别说插手昆仑的事。

此时莫英终于回过神来，拱了拱手：「在下雪桑谷莫英，有失远迎。」

莫英又看了我一眼，而后吩咐谷中弟子带我们去安排好的厢房。

路过东厢，我隐约好似闻着一股松木香。我蹙了蹙眉，侧头问道：「雪桑谷除了我们，还有别的客人？」

那送我们去厢房的少年点了点头，而后微微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的？」

我又瞥了那东厢房一眼，说道：「是归玉城的玉松香。」

少年又点了点头：「的确，不日前，归玉城来了两位公子。」

「归玉城的人无故不出焚京渡，此番前来，难道和我们一样，也是为了讨教医术？」我问。

少年欲言又止，好似有些事说不出口，沉默了数秒，才道：

「确不是为了医术前来，只是谷中发生了些事情，请归玉城的

公子过来帮忙。」

说着功夫，已经走到了房间门口。我也不好再作追问，只得作罢。将我们送到房间后，少年离开了。苏温一直盯着我，盯了好一会儿，忽然问道：

「大人，你怎么会知道归玉城的事？」

「大惊小怪。」我把剑放到了书案上，边倒了一盏谷里新送来的热茶，边说道：「多年前，我在人间有任务，曾在这谷中呆过几年，那时候认识了归玉城的几个少年。」

说罢，我又想了想，改口道：「或许，现在也不能说是少年了。」

苏温问：「那你也认识莫谷主？」

我「嗯」了一声儿，说道：「当时他也就十五六岁，身子孱弱、也没什么天份，我从未想过，他会成为雪桑谷未来的谷主。」

苏温微微蹙了蹙眉：

「可是听闻雪桑谷莫英的医术很是高超，与昆仑薛冷、归玉城秦一迟并称北岭三绝。」

「那我就知道了。也许后来又有了什么机缘也说不定。」我说着，抿了口茶。

好死不死，听苏温这鬼小子一说，我就回忆起昔日的一些片段来。说来也是荣幸，人间所谓的北岭三绝，我竟认识两个。那归玉城的秦一迟当年的确厉害，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主儿，得理不饶人、无理辩三分，撒泼打混不在话下。可就这么两个最不像当家人的人最后成了当家，反而当年最清朗澄明的少年，早早见了阎王。

我时常怀疑，录命司写人运簿的时候也是胡乱下笔，敷衍了事。

见我失神，苏温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问道：「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那归玉城的人会些法术，虽不及昆仑厉害，可也容易被他们识破。」

苏温若有所思得点了点头，许久，忽然倒吸了口气，一脸懵然看着我，缓缓道：

「不对啊…大人，我们是地府的差，又不是作恶的鬼。我们怕什么啊？」

我哼了一声，随手给苏温倒上了茶，耐心讲道：「谁管你什么差不差，地府不地府。你不了解人这种东西。人呢，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在他们心中，世间万事万物，你不寻常便是异类，没什么道理可讲。这是一种近乎变态的执念。」

苏温被我的学识深深折服，缓缓点了点头。忽然眼里闪过一丝精光，问道：「大人，那你说，归玉城此番受邀前来和他们的法术有没有关系？」

「你说那只老鬼？」我抬眼看向苏温，压着嗓子问道。

苏温「嗯」了一声儿，而后又露出一抹疑惑神色：「可我听此前来过雪桑谷的鬼差说，那老鬼虽说狡猾，可平日还算老实，没在人间惹出什么祸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雪桑谷是怎么发现他的？」

我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只得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需得先找到老鬼再说。」

「其实我有个事一直也想不明白。」苏温问道：「他死了这么多年都不离开雪桑谷，是为了什么？」

的确，老鬼既有这本事，在雪桑谷范围内转悠都能躲过鬼差。若是出了雪桑谷，恐怕鬼差几辈子也逮不住他了。

「不离开雪桑谷无非两种情况。一，他不愿意走，二，他走不了。」我淡定说道。

几个回合下来，没啥见识的苏温对我已是五体投地。围着我，问了好些雪桑谷当年的情况。入了夜，我好不容易打发了他，刚刚躺在榻上，眼睛还未闭紧，便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尖叫。

我腾然起身，抓起案上的长剑，疾步走了出去。

「来人啊！！！」有人大喊。

循着声音，我很快赶到东厢，归玉城两个小公子住的房间门是大开着的。门边躺着个穿着雪桑谷衣服的少年，脸色青白，估计是被吓昏了过去。

一个少年几乎与我同步赶到，瞧着穿着应是归玉城的人。他还未跨进门去，已是目瞪口呆。只见一跟他穿着同样衣服的少年倒在地上，喉咙已经被划破，可是周围一滴血也没有，再看那尸体，已经成了一具干尸。少年面容枯槁，眼睛死死瞪着，我一只鬼瞧着都害怕，可别说那个第一个发现的凡人少年了。

「我在此看着，你快去叫人。」

我对那归玉城的少年说道。

少年也没什么防范心，对我匆忙拱了拱手，便提剑寻人去了。

少年走了，我眯了眯眼睛，问道：

「还记得是怎么死的么？」

不远处站着的，那惨死的少年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自己的肉身，摇了摇头。

害…人刚死，总是很懵。别说你问他是怎么死的，你就问他是谁，他可能都答不上来。

「你是谁？为什么可以看见我？」惨死鬼看着我，不等我回答，便又问：「鬼差？你是鬼差？」

「我是地府的差，但不是来带你走的鬼差。」

我简短回答了他。

惨死鬼蹙着眉，没有说话。

我道：「没有多长时间了，来带你的鬼差马上就会到。你不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么？」

「我能做什么？」惨死鬼问。

我问道：「还记得死前做过什么么？」

惨死鬼看着躺在地上的肉身，道：「我从外面回来…找谷里的人要了壶茶。然后坐在桌前等…再然后…我就倒在这儿了。」

虽说他这描述基本省略了最关键的部分。不过行吧，聊胜于无。

「我觉得我是中邪了。」惨死鬼忽然说道。

「邪？」我眉毛一拧：「什么意思？」

惨死鬼道：「在我之前，这里已经接连死了几个人，怀疑有鬼魅作祟。莫谷主才找上我们归玉城的。」

「鬼魅？」我盯着那惨死鬼：「为什么说是鬼魅？」

惨死鬼道：「因为他们死状凄惨诡异，且出奇地一致，不像是人为。」

「就像你这样的死法？」我问。

惨死鬼点了点头。

还不等我再说什么，惨死鬼忽然问道：

「既不是来带我走的，地府的差，为何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

我道：「你既死了，我也不瞒你。地府在追一只鬼，就在这雪桑谷中。」

惨死鬼眼睛一瞪：「岂不就是我们在找的那个？！」

「不对。」我道：「那只鬼死了有年头了，都没害过人。不可能突然作乱的。」

那惨死鬼好似有些不服气，此时脸色更加苍白了。他盯着我道：「那可是鬼，你怎能以常人的心态去看一只鬼呢？还有，你们地府究竟是做什么的？竟然放任死了多年的鬼为祸人间！」

我冷冷看着那惨死鬼，一字一字道：「你已经是一只鬼了。这样讲自己的同族，恐怕不太好。还有，这世上，有笨鬼，就有聪明鬼，而这些聪明鬼中还有一些尤其狡猾。地府也不是万能的，总有那么几只会暂时脱离掌控，你应该理解，毕竟我们也在尽力抓捕。」

惨死鬼没有再争白，只是淡淡道：「你应该是地府里最能狡辩的鬼了吧。」

我冷笑了一下，拱了拱手：「承让承让，押魂使林拂，敢问兄台大名。」

惨死鬼拱了拱手：「归玉城秦一行。」

「秦一行？」我愣了一下，问道：「秦一迟是你什么人？」

惨死鬼沉默片刻，才道：「是家兄。」

「同胞兄弟？」我问。

惨死鬼点了点头。

我看着眼前死了都站得挺直的秦一行，还真瞧出些秦一迟的影子。只是似乎两兄弟的个性全然不同，至少目前瞧着是这样。

「我死了，我哥恐怕会与雪桑谷没完没了。若是可以，烦劳姑娘帮我带句话，就说此番惨死只因我法术不精，归玉城莫与雪桑谷为难。若非如此，我秦一行死不瞑目。」

「你觉得你哥秦一迟会听我的？」我可不是不乐意帮他带话。只是一来给鬼带话等于自报家门，二来是秦一迟年少时便十分执拗，最是听不进劝说，我便是说了也没什么用。

惨死鬼没说话，我便又说道：「不过，我可以帮你从中斡旋些，免得你哥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多谢。」惨死鬼点了点头。

「别忙着谢我。」我缓缓问道：「先告诉我你们归玉城都查出什么来了？」

惨死鬼道：「雪桑谷从两个月前开始有人离奇身亡。喉咙被划破，周身的血被吸干。可血去了哪里，始终没人知道。」

「所以你们觉得是鬼魅妖邪作祟？」我问。

惨死鬼点了点头：「梵音铃果然查出谷中有鬼，只可惜，我到现在也没见过它的样子。如今看来，应该就是地府找的那只。」

「我…」

我刚一张嘴，身后忽然传来一群人的脚步声，不多时，一帮人嗡得一起出现了。

眼前景象给他们一个一个吓得不轻。莫英此时脸上毫无血色，比那躺在地上的惨死鬼也差不了多少。

「那鬼…鬼…鬼又来了！」莫英身边的少年指着惨死鬼的尸体口中念念有词。

莫英咬了咬牙，对身侧归玉城的少年道：「是我雪桑谷连累了秦公子。」

归玉城的少年蹙眉道：「我已送信回归玉城，请人来接我师兄的尸骨。」

我看了站在不远处的惨死鬼一眼，对莫英拱手：「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师姐弟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莫英看着我，叹息道：「现今的确有件棘手的事烦请二位帮忙。」

我瞥了一眼姗姗来迟的苏温，对莫英点了下头：「乐意效劳。」

【6】

暂时安顿好了惨死鬼的尸体，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与莫英约好了明日一早再行商讨，便回了房间。

带惨死鬼走的鬼差来之前，我又和惨死鬼打听了一些事，并再三允诺尽力帮着从中斡旋些。惨死鬼走了，我躺在榻上，睁眼等到了天明。

天亮后，我简单梳洗了一下，提着剑敲响了苏温的门。我俩到正堂时莫英、归玉城的那个少年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在下昆仑林拂，这是我师弟苏温。还未请教公子大名。」我对归玉城少年拱了拱手。

归玉城少年拱手：「归玉城白隐。」

「白公子。」我微微颌首，随后坐了下来。

就像没听过那惨死鬼讲过一般，我又听莫英说了一遍近两个月来雪桑谷的遭遇。

一番听罢，白隐叹了口气：

「师兄的归魂阵曾让那鬼现过一次身。可惜那次让他跑了，否则…师兄也就不会…」

苏温眼睛一斜，一张嘴就没好话：

「时也命也，没什么可惜不可惜。」

白隐微微一愣。

我悄悄瞪了苏温一眼，忙岔开话题问道：

「那鬼什么样子，你还记得么？」

白隐回忆了一会儿，形容道：「二十来岁的样子…身材瘦削…长得…」说着，忽然看向莫英，缓声说道：「长得与莫谷主倒是几分相似。」

「我？」莫英蹙了蹙眉，似是若有所思。

我盯着莫英瞧了许久，回忆了一下鬼差呈上来的画像。别说，貌似还真有几分相像。

莫英若有所思，沉默许久忽然问道：「白公子，你说的相像…究竟是相像…还是…一模一样？」

「这…」白隐蹙了蹙眉，摇头道：「只是隐约瞧见相似，你让我回想，画面竟不真切了。」

莫英喉咙一哽，没再说话。

害…我怎么给忘了。昔日这莫英还有个双生弟弟名为莫琼的。论天资，那莫琼比莫英高出百倍，若非是因为早亡，恐怕北岭三绝的医绝也轮不到莫英。

此时，莫英神色有些古怪，微微垂着脑袋不知在想些什么。想必他想的事定与那个莫琼有关。

待用过早膳，我与苏温找了时间单独去了莫英处拜访。遍寻他不见，听谷中的弟子说，他这个时间应该在莫家的祠堂。

苏温法力还不到时候，莫家的祠堂有高人做过法，他近不了身。于是我便只能只身前往。

正巧在祠堂门口遇见莫英，他便邀我一同进去。那莫家的祠堂朴素简单，四排牌位前是长明的烛火随着偶尔钻进的风轻轻鼓动。

我也象征性地拜了拜，便站在一边仔仔细细瞧着那些排位，想着其中或多或少，我许在地府见过也说不定。

就在这时候，我眼神一聚，便瞥见了莫琼的牌位。

「莫琼…」我轻声念着，假装不知，试探道：「看着应是莫谷主的兄弟。」

莫英点了点头：「是家弟。」

「哦？」我假装吃惊：「辛丑年腊月十八？七年前，令弟还很年轻啊。」

莫英叹了口气，看着那牌位苦笑了一下：「是啊，十九岁…永远的十九岁。」

「冒昧问一句，令弟是怎么死的？」我问道。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些私心的。昔日在雪桑谷，我的确与莫英走动得更多，但我对莫琮一直有种不一样的好奇心。他天资极高，但寡言少语，与莫英活泼的性格正好相反，与谷中众人也并不如莫英那般亲近。可瞧着他，总让我想起记忆里的某个人，即便不愿意去回忆，但影子终究就在那儿，深深埋于心底，一刻不曾消失。

听了我的问题，莫英也毫不避讳，说道：

「病故。」

莫英说着，忽然咳嗽起来。

害…我怎么又忘了，莫英这小子打小就是个病秧子。此前端端正正瞧着好模好样的，如今受了些风，再一激动，咳咳嗽嗽的，瞧着又有少时那弱不禁风的模样了。

我把披风解下来披在了他身上。他微微一愣，忽然抬眼盯着我，吓我一大跳。

「别受凉。」我尴尬又不失礼貌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莫英看着我，说道：「姑娘真的很像我一位故人。」

我喉咙那么一紧，眼珠儿那么一顿，嘴上却是淡淡道：「怪不得第一次见面时，莫谷主神色有些异常。」

莫英说道：「少时的朋友，也曾像姑娘这样，给我披上过披风。」

等等…我啥时候给莫英披过披风…

不等我回忆翻涌，莫英又道：「明明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活出了久经风霜的将军气势…」

说着，似乎嘴角微微扬起，摇了摇头。

别说，这莫英眼神儿真挺好使。当年我做押魂使之前，的确替地府上过几年战场，差点被收编进了鬼卫。然我实在厌烦那些打打杀杀，长品阶损修为的破烂差事。更何况如今地府与九重天修好，几百年来已是战事寥寥。于是我便请愿做了押魂使。

但是等等…眼神儿好归眼神儿好。我到底什么时候给莫英这小子披过披风？

我是心里一团乱，还不敢开口问。

我轻声叹了口气。

盖过我这一声叹息的，是莫英的叹息声。他缓缓说道：

「一转眼，已经这么多年了。他们都不在了。」

「他们？」我又开始假装听不懂。

莫英点了点头：「姑娘身在昆仑，许是没听说过多年前的两桩谋反大案。一是大将军府通敌叛国，二是庆德政变。」

我没说话。

莫英叹了口气：「庆德元年，昔日大将军府嫡子李穆禾联合桓王谋反，势如破竹，攻入帝京后却落入圈套，最终功败垂成。」

我依旧没有说话。

莫英继续说道：「李穆禾，当年是和她一起来的。他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优秀。可惜，死得最早的也是他。」

我还是没有说话。

「抱歉…不该跟你说这些。」莫英好像忽然回过神来，对我轻轻笑了一下。

「没关系。」我说道：「逝者已矣，人还是要向前看。」

此时话题已经偏了，我看了一眼外面，说道：「不如我们先出去再说。打扰先祖，心中实在有愧。」

我与莫英离开祠堂后，他便带我去书房。我知道他应该有什么话要说。

不一会儿，莫英客套道：「此番昆仑本是来同雪桑谷探讨医术，可惜谷中出了这种事。恐怕不能如约了。」

「无碍，死者事大。」我说罢，拉回话题道：「对了，刚才说到令弟是病故。究竟是什么顽疾，连雪桑谷也治不好。」

「是诅咒。」莫英蹙了蹙眉。

「诅咒？」我假装很吃惊，其实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一丝丝想笑。凡人总是动不动把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怪到鬼神和诅咒的头上，其实哪有那么多灵验的诅咒？真正的鬼神都忙得很，没有那瞎功夫去诅咒一个凡胎肉身。

莫英叹息道：「听闻莫家祖上有位将军，背弃故国换得了至高荣耀。然因梦魇缠身最终选择来雪桑谷隐居。可自那时候开始，莫家的人就像是受到了诅咒，世世代代顽疾缠身，药石无医。我的叔叔和我的弟弟都亡于弱冠。我父亲虽没那样短命，却也活不过不惑。医人者不能自医，可能就是雪桑谷世世代代的命运。」

莫英的眼里透着落寞，许久都没有再说话。

再一开口，又是一阵咳嗽。初是轻微，渐渐愈发剧烈起来，脸色青白，肩膀也微微颤动着。

「莫谷主…你还好么？」我蹙眉问道。

莫英摆了摆手，许久，气息渐渐平稳了，才又道：「恐怕我也没有多久好活了。所以…这次的事一定要拜托昆仑，拜托二

位…」

话没说完，又是一阵重咳。我瞧着他那模样，都跟着难受。

「要我昆仑帮忙不是不可以。只是莫谷主需要说些实话才行。」

我看着莫英的眼睛，沉沉说道。

莫英眼角一动，没说话，可我瞧着，他也大概知道了我想要问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那只鬼会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我问。

莫英一阵沉默。

「你觉得那只鬼是令弟莫琮？为什么这么觉得？」我追问道。

莫英喉咙明显一哽，他缓缓抬眼看着我：

「因为他生前一直在研究破解诅咒的方法。」

「什么方法？」我怔然看着莫英。

「不知道。」莫英摇了摇头：「但是我弟弟死之前那几年一直神神秘秘的，还说什么终于找到了。」

我问道：「你是说那些人的死…和破除诅咒的方法有关？」

莫英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可是我弟弟他…并非滥杀之人，除非他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

虽然莫英嘴上没那么说，但心中似乎已经认定那鬼就是莫琼。我是真想告诉他，那鬼不是莫琼，那只老鬼死于十多年前，彼时，那莫琼还好端端活在世上。

可是我不能说，只能任由莫英胡思乱想。

说来是十分无语。话说这老鬼的运簿被烧，当年办案的鬼差也迷迷糊糊，竟忘了这鬼的名字和来历。

地府虽已着手去查，但动作着实是慢。毕竟是要往上界录命司去找，多多少少吃力了些。彼时，因为得了令，我与苏温便先上来了，随时等着地府的消息。

想着，我头又疼了起来。

按道理说，那鬼既长得同莫英有几分相似，便极有可能是他的血亲。按着年头来看，多半是个长辈。想着，我试着问道：

「多嘴问一句，近二十年间除了令弟，莫谷主还有亲人离世么？」

莫英想了想，回道：「家父在五年前病故。」说罢，又补充道：「还有我小叔叔。大概死了快二十年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记得不太真切。」

「小叔叔…」我心下忽然狂喜，可面上十分淡定。

「嗯…」我点了点头：「冒昧请问，莫谷主的小叔叔叫什么名字？」

「莫连风。」莫英说道。

「鬼医莫连风？」

我有些惊讶。然并非因为这个名字而惊讶，而是因为自己的糊涂而惊讶。昔日鬼医莫连风声名远播，有多少京都人氏往雪桑谷求医。姜叶颂的祖父就曾千里迢迢四顾雪桑谷，却连莫连风的面都没有见过。那莫连风死讯传出来的时候，有人惋惜有人嗤鼻，一时间议论纷纷。我怎么就把这号人物给忘了呢！

此时，我懊悔中透着一丝兴奋，恨不得狠狠捏一把自己的大腿。

我正沉迷幻想无法自拔，那莫英却忽然问道：「若你们抓住那只鬼，会怎么办？」

抓回地府…

但我不能说。

「昆仑自有办法。」我只能胡乱应付道。

莫英蹙了蹙眉，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

「今夜我与师弟会在谷中布阵。为免鬼上人身，我会在所有房间前施法，烦请莫谷主知会所有人紧闭门窗，绝对不要出门。」

「好。」莫英爽快应下。随后又道：「可否让我留在外面。我想见那鬼一面。」

「不行。」我决然拒绝：「太危险了。」

「可…」莫英还要说话，却被我打断了：

「若要我昆仑帮忙，便按我说的做。」

我和苏温在谷里上蹿下跳，拿出地府那套吓人的功夫，若叫他瞧了去，还不马上露馅儿？毕竟昆仑人家是名门正派，与地府的路数千差万别。

我可不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又说了几句，我便拜别了莫英。我去了苏温房间，把发生的事跟他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诅咒？」苏温皱了皱眉：「听着比地府还邪门儿。」

我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缓缓说道：

「这个倒不是我最奇怪的。让我最想不明白的是莫英为什么就认为那只鬼是他弟弟莫琮呢？我总觉得他还有什么事瞒着我。还有那个鬼…究竟是不是莫连风…」

「莫连风…」苏温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若真是莫连风…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害人，突然就开始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害人了？难不成他在研究什么还阳术？」

「还阳…？」我大吃一惊，即刻说道：「烧张纸回去问问，异诡阁有没有鬼见过类似的记载。」

苏温点了点头，横空一捻，一张黄纸就被捏在了手中。

我又补充道：

「对了，顺便问问，七年前莫琼是否已经被地府收走了。让他们尽快回复。」

地府异诡阁，养了一群懒鬼。虽说懒了些，可也是地府里最博学的一帮鬼，他们守着异诡阁的奇书异卷，通晓古今…有传闻，他们知道地府每一只鬼身后的秘密…

【7】

夜色来临前，地府终于传回了消息。

彼时，我正敷着俩黄瓜片儿在眼皮上，闭眼躺着，做战前准备。

「读读他们写什么了。」我隔空挥了挥手。

不一会儿，我听到苏温抖动黄纸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才听苏温说道：

「异诡阁说…活人血，可入药。而用活人的血当药引，古已有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本不值得小题大做。」

听罢，我额上三道黑线。看这笔触，必然是骆无极那老东西写的。凡作回答，必先踩你一句才算开始。

「往，往下念！」我手隔空比划着。

「哦…」伴随着又是一声纸抖的声音，苏温接着道：「可若血尽而只剩干尸，则为诡术。」

说罢，苏温问道：「大人，诡术是什么？」

「地府所有未命名的术法都被称为诡术。」我淡淡解惑道。

这答案听着敷衍，可却实实在在。虽说说出口的那个瞬间，我也有那么一丝丝为地府感到羞愧与尴尬。

「咳咳…」我挥一挥衣袖，从容道：「接着念。」

于是，苏温便又接着念道：「至阴之血，可引纯阳，此为记录在《十三凶煞·拂生引》中的一味药引。」

「《十三凶煞·拂生引》？那可真是有年头了…而且邪，太邪！」我惊呼。

我这一惊，差点惊落了两片水汪汪的黄瓜片儿。我正琢磨着，忽然听到苏温喃喃道：

「随附死者生辰，暗语'多谢无极大人'…」

说罢，苏温一拳头锤在桌子上。闭眼睛都能感受到他有多无语。

随后，听着一声儿极其不情愿的「多谢无极大人」，嗖的一声儿，苏温接下了新来的黄纸。

「大人…」 苏温声音忽然严肃起来，说道：「从异诡阁送来的生辰看，那雪桑谷死的几个人，虽不同龄，却真的都是鬼月至阴时辰生人。」

「至阴之血…」 我微微点了点头：「他们有没有提到关于这药引，那《十三凶煞•拂生引》里都写了什么？」

苏温念道：「说…三千年前，凡间曾盛行一种诡术，以至阴之血为引，辅以珍稀，施术炼制，能令病者愈，亡者生。」

「珍稀？」 我蹙了蹙眉：「什么珍稀？是药材？」

苏温说道：「异诡阁也不知道…但传闻是当时有个皇帝痴迷这种邪术，遍寻天下奇人异士为其炼制丹药。最后真的成功了。」

「成功了？」 我几乎要一跃而起。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鬼东西竟然都能让人给炼成？

我闭眼说道：「这么说来…那雪桑谷里，或人或鬼，是在练这诡术啊！病者愈也就罢了，亡者生…？这地府得多憋屈啊…」

苏温许久没有说话，屋子里忽然静悄悄的。

「苏温？」 我微微侧了侧头。

又过了一会儿，在我几乎要忍不住摘下黄瓜片儿的时候，苏温忽然沉声儿道：

「地府还回了信儿…关于莫琼。」

听苏温这鬼小子说话，真活活急死个鬼。我耐着性子，拖着长调问道：

「莫琼怎么了？」

我明显感觉到苏温吸了口气，幽幽道：

「莫琼没有死。人历辛丑年腊月十八，地府带走的鬼，是莫英。」

【8】

彼时，我一把扔了黄瓜片儿，腾然坐起。

「莫英死了？那活着的…」

怪不得总觉得这莫英少了些少时的活泼，多了些稳重沉着。我还当是他成熟了许多，并未往其他方面去想过。还有，昔日莫英的天资明明不高，而如今却因医术超群而被称为医绝。原来在多年以前，莫英就不再是莫英，而是被莫琼替换了。

「大人…」 苏温看我不说话，似乎有些发慌，压着嗓子问道：
「你说…那莫琼究竟想干什么啊？」

「干什么？」我看向苏温，淡淡道：「不管他要干什么。人，还能干过鬼么？」

「可是…」苏温挠了挠头：「大人…他们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闭嘴！」我瞪了苏温一眼。

自揭老底，是鬼能干的事儿么？

苏温咧了咧嘴，而后又问道：「大人，要不要让地府查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蹙了蹙眉：「不，现在最重要的是莫连风。我们的任务，是把他带回地府。其他的，我们不应该管。」

苏温深以为然，点了点头。可过了一会儿，又偏过头问：「大人，怎么说，当年你们也在一起待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不想。」我简单明了。

苏温似乎有些惊讶，轻轻晃了晃头：「大人，你真绝。」

「嗯？」我斜眼儿看向苏温。

我这怎么一时还听不出好赖话了呢…

苏温没有理我，向外望了望，说道：「大人，时辰差不多了。怎么还没有动静？」

我侧耳听了听，的确是死样沉寂。

「该不会…大人…您那东西…不好用吧…」

我冷笑了一声儿，一眼不眨地看着苏温：

「你大人我死了三千一百四十三年零九个月又无数个时辰。能躲过苦陀铃的鬼，我至今还没见过。」

苏温又听了听，问道：「可是大人…真的不对劲儿啊。要不…出去看看？」

我琢磨了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摸了摸腰间的剑，挥了挥手：

「干活儿！」

我和苏温并肩而行，身姿挺拔、步履生风，十分有气势地来到了死样沉寂的院子中。

气势开得是够了，尴尬的事却发生了。

「大人…是真没动静啊…」

我闭上眼睛，仔细侧耳听着。

诶…别的院子也没有动静…

我睁开眼睛，十分疑惑：「不可能…苦陀铃从未失过手。」

苏温慢吞吞说道：「其实大人你有没有想过…那鬼可能都没出现过。」

我看向苏温：「可那鬼没什么修为，白日里是出不来的。他白天不出来，晚上也不出来。他图什么？」

「图…」苏温支吾了一会儿，也没谁出来个所以然。他说道：「也许归玉城和昆仑惊动了他也说不定。」

「不可能。」我坚决否定他的推测：「他连地府都不忌讳，还会忌讳归玉城和昆仑么？」

「那…」

苏温还要说什么，却被我打断了。

「行了，回去再说。」我低声儿说道。

我与苏温回了我的房间。我掩上了门，便道：「外面不安全，我不信任莫琮，也不知道那只老鬼是不是躲在暗处偷听。我们得小心点儿。」

谁能想到，我堂堂地府押魂使，竟沦落至此。抓只鬼回地府，都要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

我无奈问道：「对了，你刚刚想说什么？」

苏温道：「我是想问，那明日要如何同莫谷主说。」

我看了外面一眼，说道：「实话实说，便说鬼没有出现。想抓住那鬼，还需些时日。」

苏温叹了口气：「若非因为雪桑谷奇药众多，扰乱了咱们的嗅觉。想把他嗅出来，还不容易？」

我眯了眯眼睛：「那莫连风恐怕就是抓住这点，才有恃无恐了这么多年。」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苏温问道。

我透过窗棂纸，穿过漆黑夜色，看着院中只有地府鬼差才能看见的苦陀铃，沉沉说道：

「还记得我说过么，他不离开雪桑谷，要么是走不了，要么是不愿意走。我今日瞧遍了雪桑谷，并没有什么厉害的阵法能将他困在这儿。那么便只能是第二种，他不愿意走。既是不愿意走，这谷中便有他留恋的东西。」

苏温宛若醍醐灌顶，他点了点头，说道：「且这东西一定是他死了也带不走的。」

我蹙眉盯着苏温，有些嫌弃：「当年你进三号牢房，没有鬼差训练过你么？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你这不是说废话么？」

苏温不服气，继续推敲起来：「那…瞧着今天这架势，要么，这东西他已经找到了。要么这东西他不是在做，而是在等。」

这话说得还真有点儿意思。我不自觉的弯起嘴角，说道：

「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只要找到那个东西，拿在手中。我就不信，他莫连风不跟我们走。」

苏温侧头看着我，半开玩笑问道：「那他要真的就不跟咱们走呢？」

「你恐怕想多了。」我缓缓偏过头，回望向苏温，一字一字阴沉沉道：

「这世上就没有我林拂收不了的鬼、办不结的差。莫连风若执意不跟我走，也没有旁的办法。先斩后奏，就让他在这雪桑谷中魂飞魄散。」

我近乎变态般的眼神着实吓了苏温一跳。他摸了摸自己的脖颈，咳嗽了一声儿：

「那个…大人…早歇着…我先回房了。明儿见…」

说罢，是一溜烟儿无影无踪。

【9】

次日，我与苏温在正堂见到莫琼的时候，苏温这鬼小子那是相当露怯。他贼眉鼠眼悄悄打量人家莫琼，生怕别人看不出异样。

我暗中捏了他后腰一把，低声儿道：「再整这没出息的出儿，回去扣你俸禄。」

果然，苏温一个激灵，又精神抖擞起来。

我转头看向莫琼，说道：

「莫谷主，以昨日情形来看，想抓住那鬼，恐怕还需些时日。」

莫琼点了点头，问道：「二位可见着那鬼了？」

苏温正想说话，我抢先答道：「见到了。」

苏温一愣，却也没有说话。

莫琼眼角微颤，有些急切问道：

「可看清楚样子了？」

我故意又道：「与您确实很像…或者说是一模一样。」

说罢，我便紧盯着莫琼的脸，希望能看出什么。

出乎意料的，他没有再提起那只鬼的身份，只是微微睁大眼睛问道：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

我轻轻笑了一下：「莫谷主为什么这么问？」

莫琼此时回过神，似乎也发觉到自己的失态。于是端起一旁的茶盏，轻轻抿了一口，才说道：「只是想听听吾弟阿琼，是否还有什么心愿未了，才不肯离去。」

「他说他的心愿与莫谷主有关。」我端起茶盏，故技重施。

透过碗顶层层热气，我瞥见莫琼骤然苍白的脸色，以及闪烁了三下的眼睛。

一口茶喝进去，不等再有什么进展，忽听谷中弟子通传，说归玉城来了人。

「可知来了什么人？」莫琼问道。

前来通传的弟子脸成酱色，拱了拱手：

「归玉城城主，秦一迟。」

【10】

秦一迟跨进门来的时候，我差点认不出他。他比少时又瘦了许多，本就比常人要大的眼睛透出狠厉的光，后槽牙紧紧咬着，一进门就将手中的剑狠狠抛了出去。那剑径直飞了出去，擦过莫琼耳畔，死死扎在了他身后的墙壁之上。

「你！」

谷中弟子眼睛皆瞪，纷纷欲拔剑相向。

莫琼伸出手，示意所有人不要动。

「秦兄…」

莫琼话刚说两个字，就被一阵冷喝怼了回去：

「莫英！这就是答应得安然无恙？！」

说着功夫，秦一迟又一把拔下那扎在墙上的剑，死死抵在莫琼的脖颈处。

莫琼微微抬眼，说道：「秦兄，是我雪桑谷连累了令弟。如果你要取我性命，我也无话可说。只是如今最重要的平息祸事，还雪桑谷安宁，也让令弟亡魂得以安息。等一切平定，我莫英甘受你这一剑。」

秦一迟的眼里燃烧着一团怒火，持剑的手微微抖动着，就那么死死盯着莫琼的眼睛，咬着牙冷冷道：「莫英，这事情没完。」

说罢，秦一迟终于收回了剑，问道：「我弟弟在哪儿。」

莫琼道：「已经安顿好了。秦兄可以随我去看。」

秦一迟走前，眼锋一扫，扫见我时微微一愣，可他没说话，只是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便疾步离开了。

灵堂空旷，棺木散发着地府的凄冷感，就连那几个守棺人的气息都显得阴沉沉的。

秦一行死得实在太惨了，我如此铁石心肠的一只鬼在一旁瞧着都心里一阵异样，更不要说秦一迟。

那秦一迟脸色发青，提剑的那一整只手臂都在以肉眼可见的程度颤抖着。

「什么时候才能抓住那只鬼。」

秦一迟自打踏进雪桑谷，一口牙就没松开过。他紧紧盯着莫琼，明显是要一个许诺。

莫琼叹了口气，说道：「这鬼连归玉城都对付不了，现…」

莫琼话没说完，秦一迟便冷冷打断了他：

「你说这意思，倒是我归玉城的不是了？」

莫琼蹙了蹙眉：「我…」

话还是没说完，便又被秦一迟狠心打断：

「雪桑谷打算如何给我交代？」

莫琼叹了口气，介绍道：「这二位是昆仑的高徒。昨日已经会过…」

「昆仑…」 秦一迟看向我，再一次打断了莫琼的话。

我有理由相信，这小子是故意的。因为他小时候就这样，一丝一毫都吃不得亏。

「昆仑林拂。」 我拱了拱手。

「苏温。」 苏温也拱了拱手。

秦一迟微微点头，只看了一眼苏温，目光便又停留在我的身上。他说：

「林姑娘，不知莫谷主有没有说过，你长得很像我们的一个故人。」

我毫不闪躲地看着秦一迟，说道：「的确说过。如今连秦城主都这样说，看来是真的很像。」

秦一迟没再说什么，只又看了那惨死鬼的尸身一眼，便对我道：「我弟弟死之前的事，我大概知道一二。后面的事，还要劳烦姑娘告知在下。」而后，又微微侧头，阴阳怪气道：「还望莫谷主也要知无不言。」

说罢，竟带着头提剑离开了。

回到正堂，秦一迟的脸依然臭得要命。屋内许久没人说话，苏温似乎如坐针毡，屁股一直翘起来又落下，落下去又扭起来。

我咳嗽了一声儿，看向苏温。他立马消停了，估计是想到了自己可怜的俸禄。

我这一声咳嗽打破沉寂。不大一会儿，秦一迟便开口问了我关于闹鬼的事。我藏着掖着说了一堆，而后又看向莫琼，说道：

「莫谷主，关于雪桑谷，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

莫琼点了点头：「但问无妨。」

「第一个问题。」我肃色端坐，沉声问道：「莫谷主听说过以人血为引的古方么？」

莫琼微微愣了一下，说道：「听是听过，只是正统医书上从未有过明确的记载。偏症杂书倒是有，可也只是寥寥。」

话音落下，莫琼接着便问：「怎么？这与那鬼害人的事有关么？」

这个莫琼，怎么就打定好了，一定就是那鬼在害人？不能是…人害人么？

想着，我说道：「没什么，各种可能性都要考虑的。」说完，我又问道：「第二个问题，当年的鬼医莫连风，也就是您的叔叔，是怎么死的？」

莫琼说道：「记得之前我提到过，莫家子孙是受到诅咒的。我叔叔也是恶疾缠身，不治而亡。」

「莫连风可有什么非常珍贵的东西？」我问。

莫琼微微蹙眉：「珍贵…的东西？」

我点头道：「对，珍贵的东西。珍贵到可能连死都要带进坟墓，带下地府的东西。」

莫琼想了一会儿，缓缓摇了摇头：「我小叔叔为人清冷孤僻，没有妻儿，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喜好。好像所有凡尘俗物于他而言都只是过眼云烟，即便是他最擅长的医术…他也并不在意…死前半月，还一把火烧光了毕生所写的所有医书。」

「为什么？」我一愣，随后说道：「我的意思是…即便他再淡泊名利，也没必要把所有医书烧了啊。留给雪桑谷难道不好么？」

莫琼苦笑着摇了摇头：「没人能真正看透我这个小叔叔。连家父都不能。」

莫琼说完，忽然回过神来，问我道：「林姑娘为何突然问起我小叔叔？」

「哦，没什么。」我笑了一下：「鬼医莫连风，昔日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只是单纯得好奇罢了。」

还不等莫琼开口说什么，秦一迟便截了胡。他好像很惊讶，但我认识他许多年了，一眼就看出那表情是装出来的。他装作好奇，实际上是一肚子坏水儿，此时幽幽问道：

「是么？可瞧着林姑娘年纪不大，鬼医莫连风盛名在外之时，你应该还没出生。」

虽不知道他这番阴阳怪气要干什么。但他有他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

我看着秦一迟，十分从容回道：

「自幼便听昆仑的前辈讲起过鬼医的故事。他这样的人，生前荣耀，死而盛名不减。不是么？」

秦一迟没再说什么，可他看了我许久，久到我已经如坐针毡，恨不得拿条布蒙住他的眼睛。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收回目

光。

「三日，只有三日。」秦一迟看向莫英，凛声道：「你雪桑谷的事我管不着，也不想管。但我弟弟的死，我要一个交代。」

说罢，不等回复，便起身提剑而去。

【11】

秦一迟走后，莫琼的脸色也不大好看。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我道：

「那个鬼，真的是我弟弟么？」

我含糊回道：「都是猜测，他说的不清不楚。但言语之间，我觉得…事情应该和你小叔叔还有些关系。」

说着，我看向莫琼，希望能再从他口中套出些话来。

「怪不得你问了我小叔叔的事。原来，也并非随口问问。」莫琼说道。

我唇角咧了一下，说道：「对鬼医的好奇的确是真的。」

好奇当然是真的。因为那鬼就是莫连风啊！我能不好奇么？

好奇之下，我又引导道：「莫谷主不妨再仔细回忆一下，您叔叔莫连风就真的没什么特别珍贵的，或者…死后没留下什么东西么？」

以我三千多年天上地下摸爬滚打的锐利眼光看去，莫琮神色有那么片刻的异常。虽稍纵即逝，但的确是有。

莫琮一定在隐藏什么。不仅关于莫英，也关于莫连风。可他这小子，藏得极深。若是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可他是个大活人，地府那套，对付不了他。

那抹异样神色转瞬消逝后，莫琮露出惋惜神色：

「我已经说了，我小叔叔这个人。没人看得透他。他也不信任任何人。所以，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唯一可能留下来的医书，也尽数毁于火海。除了一世盛名，我这小叔叔恐怕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都如此说了，看来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了。于是我对苏温使了个眼色，打算打道回府。

与莫琮分别，我与苏温又钻回了房间。屁股刚一落在凳子上，苏温便问：

「大人，你觉得莫连风晚上会出现么？」

我摇了摇头：「很难说。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出他留恋的东西，才能捏住他命门。」

苏温叹了口气：「可我们现在连那东西的影儿都没摸到。此前我还想着，他许是个医痴，死了还在继续研究医术，甚至…是诡术。可他既然死前一把火烧了医书，便可见牵绊他的不是这些东西。」

我点了点头，喉咙一滚，感觉嗓子眼儿里像噎了什么东西。恐怕是上了火，给愁的。

我捏着嗓子说道：「可惜那莫连风生平太过孤僻，与他有交往的人寥寥无几不说，还都是泛泛往来。唯一在世的亲人，还说自己也看不透他。」

听听…莫连风他还是个人么？活着就像只鬼的，他是我见的头一个。

「大人啊…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才能结啊？」苏温拄着下巴，幽然叹息。

苏温如此愁眉不展，我作为他的老大，必须给他吃颗定心丸。于是我非常认真得看向苏温，稳稳说道：

「你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你在这劳什子地方多待。」

此时苏温眼底一亮。

下一秒，我严肃道：

「再等三日，还没头绪，便直接让他魂飞魄散。」

苏温张开嘴巴又闭上，闭上又张开。如此两个会和，终于蹙眉说道：

「我说大人！你怎么就动不动魂飞魄散的？文明点儿，平和点儿，友爱点儿，行不行？」

「我不文明？我不平和？我不友爱？」我瞪着眼睛，一拳头锤在桌子上，震得满桌茶碗跳了脚。

「大人，我知道，阎王大人是您义兄，您倒是不怕。但是我们三号牢房的兄弟们怕啊！到最后功德没积成就算了，可别再折损些。若是那样，兄弟几个可没地方哭去。」

这话说得…我也要积功德的。怎么听着，就像我是个整日欺行霸市的地府关系户。

「那你不是说…你想回地府吗！」我说话有些结巴，可却气势汹汹得盯着苏温。

苏温一脸无语，淡淡说道：

「我何时说了想回地府？我是问大人觉得何时才能了结此事。」

「我…」

我哑巴吃黄连，只能瞪眼捶胸。

苏温这边又张开嘴，可话还没说出口。忽然，门边响起了极其细微却清晰的敲门声。与其说是敲门声，不如说是敲打木框的声音。

我伸手制止了要发出声音的苏温。侧耳细细听去，那一声一声缓慢而有节奏，每一下都敲打在我的心脏上。

我感觉自己心梗了。

因为我听出了节奏下的，那阔别多年的暗语，说的正是：

「姜叶颂，酉时三刻，假山相见。」

【12】

我没有去假山。去了就是不打自招，谁去谁是傻子。

当夜，鬼还是没有出现，但不妨碍我一整晚没有睡。

人间即便到了夜晚，也比地府阳气重得多得多。可雪桑谷不一样，这里药气重，阴气更重。所以当年做姜叶颂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总让我想起地府。

那时候莫英身子骨不好，活是一副病秧子模样。秦一迟便总半开玩笑说让他离开雪桑谷，多去「人间」走走。说起那个暗语，还是秦一迟发明的。昔日几个人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总喜欢窃窃说些悄悄话，不愿别人听了去，于是便常以这种方式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时候我觉得他相当幼稚，可糊里糊涂得也跟他们用暗语比划了好些年。

如今再听见，当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想着这些，我睁着眼睛干巴巴等到了天亮。

第二天，我刚一跨进正堂，那秦一迟便抬头瞧了我一眼。其实就一眼，但我似乎是做贼心虚，心脏狂跳不止。

可我这鬼，心里越是慌乱，脸上反倒越是平静，甚至可能还有些不可言说的臭脸子。

坐下后，我便问莫琼道：「昨日给莫谷主的那些汤药，可叫谷中诸位饮下了？」

莫琼点了点头：「我与秦兄已经喝下，并分给所有谷中弟子了。」而后又问：「冒昧问一句，姑娘说那汤药能防鬼上身。究竟是些什么药方？」

「自不是普通药方，是珍稀药引加以昆仑的秘术。」我点到而止，非常淡定地看着莫琼。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那汤药实则是黄泉一抔土，咸燥苦涩，可能顺便还带了些人骨头味儿。刚死的鬼最怕这味道，黄泉的味道。听说，在幽冥族的古语里，这种味道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作「阿陀麼」，意为：不确定的未来。

这黄泉土汤当然可以让鬼不敢上人身。可我想要的却不止于此。他莫连风既想躲，那就躲好了。可我要让这雪桑谷中沾满「阿陀麼」，我要让他知道，抓他的人已经来了，且不是个善茬儿。

既不能悄无声息得给他带走，那就看谁玩儿得过谁。我堂堂地府第一押魂使，对付不了一个死了十几年的鬼，说出去，我不要面子的？

想着，我露出坏笑。

当我正沉浸对自己的敬佩中。那秦一迟非常不客气得开了口：

「莫谷主，昨日那半天我姑且不算。自今日起，三日你可要算好了。三日后若还没有交代，我不确定我会做出什么。」

秦一迟这小子，又开始装象。他们归玉城的术法虽说不如昆仑，可也不至于干等着别人抓鬼。他真是逮着机会就要恫吓莫琼几句，似乎这样，他就为他弟弟报仇了。

莫琼叹了口气，口中信誓旦旦：

「秦兄放心，我一定还令弟一个公道。」

「很好。」 秦一迟满意得点了下头。

我心里无限惆怅，更觉得好笑。这俩人纯属于嘴行千里，屁股在家。就他俩天天早上会晤一下，一个放放狠话，一个满口保证，就这？这就抓着鬼了？

无语！狂妄！

我暗自翻了个白眼儿。

那一边，秦一迟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浑身放松起来。只见他细长的手指慢慢敲打起了桌面，一声接着一声儿。

那细长手指敲打出的暗语说的是：半炷香后，羨云亭来聚。

我咬着牙，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敲完不久，秦一迟缓缓起身，状若无意得开口道：「想来，我小师父的冥诞也快到了。今年也许赶得及在此祭拜。」

我狐疑得看了秦一迟一眼，却什么也没问。莫琼在一旁似乎是瞧见了，便解释道：「对了，林姑娘可能不知道，秦城主很小的时候曾跟我小叔叔学过几个月的医术。」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秦一迟深深看了我一眼：「你说呢？林姑娘。」

这个秦一迟，知道我想打听莫连风的事，如今明显是在暗示我他知道一些事，甚至可能比莫琼还要清楚。可我此前从未听他提起过此事，还有…我问莫琼关于莫连风的事，也从未听他说过秦一迟竟是莫连风的徒弟。

我正想着，忽听秦一迟喊我名字。

「林姑娘，莫谷主。回见。」

这「回见」二字意味深长，我看着秦一迟离开的背影，如鲠在喉。

他走后，我心乱如麻。

此刻苏温正对雪桑谷进行地毯式搜索。若他能搜出些什么…当然了，八成是搜不到的。所以我们手里关于莫连风的线索实在太少了。

我也想过秦一迟可能在使诈。毕竟他小时候就已经有些狡诈的苗头了，这些年恐怕已经可以用「老奸巨猾」来形容了。

可我一只鬼，一只束手无策的鬼。我光脚不怕穿鞋的啊！

想着想着，我鬼心一横。管他是骗人还是真心。姑且见他一面。我一只摸爬滚打三千多年的鬼，还怕他区区一个脆弱的人类么？

【13】

这边跟莫琮分别，我便急匆匆往羨云亭去了。

羨云亭是雪桑谷中位置最为偏僻的亭子。它位于一处山体夹缝，平日里很少有人会出现在那里。多年以前，他们几个总是躲在这儿偷偷喝酒，喝得半醉不醉，开始舞刀弄剑、吟诗作对。

那时候我就总在想，人啊，不仅肉体脆弱，灵魂还多愁善感…没救了。

想着想着，抄近路走了不到半炷香的功夫，便到了羨云亭外。

好家伙，秦一迟竟然还没来。

以前每每相聚于此，就数他动作最慢。如今凡间过了多少年，他还是这样。

我叹了口气，缓步踏上了石阶。

可我这脚刚踏上去就后悔了。

仔细想想，莫连风的事同他弟弟的死可能有关。若他知道什么，我就不信他到时候不说。

到底是我太心急，自露出马脚来。

现在撤，也不知道是否来得及…

我还来不及动作，忽闻男声，淡淡轻笑。

「装够了？」

我没回头，双腿开始发沉。

「姜叶颂。」

他忽然叫道。

我不想理他，可我的脚不由自主地顿住了，极其没有出息。

脚步声越来越近，那人自我身后绕到了我面前。竟是秦一迟眸中带光，嘴角含笑。

「秦城主在叫我？」 我开始装傻。

「都说了别装了。」 秦一迟似乎很瞧不上我的伎俩似的，哼道：「若非听见暗语，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别跟我说，你是随便逛过来的。」

我没说话，他便接着又道：「你那些说辞骗骗别人也就罢了。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世上会有两个长得完全一样的人的。更何况，你的举止仪态，与姜叶颂那是一模一样。」

我无语，非常无语，极其无语。

这玩意是真的太聪明，还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怎么就让他给我逮了个现行儿呢？

现在拔腿跑吧，绝对坐实了心虚。矢口否认吧，我又太了解秦一迟的个性，他若咬死了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达不到他满意的效果是绝对不会撒口的。到时候惊动了莫琮还好说，要是闹得那老鬼彻底躲起来，我这差事算是交不上了。

于是，我决定早死早托生。

我抬起头，淡淡笑了一下：「秦一迟，好久不见。」

秦一迟看着我，挑了挑眉：「倒也不是很久，只是九年零七个月而已。」

我没有说话，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秦一迟轻淡问道：「说说吧，你是什么情况？昆仑又是怎么回事？」

「我…」

我刚说一个字，就被秦一迟夺过话头，问道：

「你该不会是鬼吧？」

说着，要来掐我的脸。

我隔空打掉秦一迟的手，警告道：「你再动手动脚，我砍了你的胳膊。」

「哈…」 秦一迟满意得点了点头：「不愧是姜叶颂。」 说罢，又问：「看你这些年也没什么变化？总归不是假死。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皮笑肉不笑，佯作坦然道：「七年前我是死了。 可我死后拜入昆仑，诚心修行，如今只盼一日飞升。」

「飞升？昆仑？」 秦一迟笑了一下，又仔细打量我几眼，说道：「可我怎么瞧你，都是鬼里鬼气的。」

我这心是拔拔凉啊…秦一迟这小子难不成是鬼王给我设的拦路障？

心里没底，可脸上从容。我镇静得抖了抖衣袖，盯着秦一迟道：「九年不见，你是不盼我一点好。」

秦一迟淡淡一笑，缓步向身后的石坐走去，边走边说道：「当年李穆禾因你而死，我恨过你来着。不过我也知道，不是你的错，是闵荀。所以听说你死了，我还是很难过的。」

话音刚落，没给我说话的机会，秦一迟便又道：「如今看来，倒是可惜了我的眼泪。」

「你…」

我觉得这一次我已经张嘴很快了，却还是被他无情打断。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椅子边儿，缓缓说道：「你说…我弟弟…还有李穆禾他们…也会像你这样，再回来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心底的一股火骤然就被熄灭了，一时间甚至不知该说些什么。过了许久，我沉缓说道：

「鬼祖檀驺曾经说过，来不及道别的终将再次重逢。」

秦一迟眼底骤然涌上一层薄雾。他缓缓点了点头，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可只笑了片刻，他忽然盯着我道：

「谁？」

「什么？」我问。

「你说谁说？」秦一迟蹙了蹙眉。

「啊…？」我装傻充愣。

言多必失，我真是大意了。

秦一迟不肯作罢，他问道：「你是说…鬼祖？」

我振振道：「你听错了，我说的是老祖，昆仑老祖。」

「可…」

秦一迟还要说什么，被我给打断了。我不耐烦道：「行了，说正事。你知道莫连风的事？」

秦一迟没再纠缠鬼祖的事，可也没直接回答我，而是看着我道：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那只鬼真的是莫琮么？」

我没有说话，我在想应该怎么骗他。

可他却道：「那鬼是莫英对不对？」

我愣住了，还是没说话。这次，我是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秦一迟见我不回应，轻轻摇了摇头：「你不要骗我。其实早很多年，我就猜到真正的莫英可能已经死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医术上，他没什么天份，也并不想继承家学。可他重情重义，李穆禾死的时候，身上背着多少污名，他都跋山涉水相送，毫无畏惧。可是你死的时候，他没有来。今日…他也没有来。」

说到这里，秦一迟喉咙一哽，看着我的眼睛微微透着红，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现在的莫英是他弟弟莫琮，对不对？」

现在这时候再瞒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于是我只说了一个字：

「是。」

秦一迟脸色苍白，极其缓慢得点了点头：

「莫琮死信传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赶了两天两夜来到这里，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可是那个时候莫琮的尸身就已经下葬了。不足七日，如此匆忙。」

我心里一怔，问道：

「你是说…莫琮…或者说是莫英死的时候不足七日就匆忙下葬，可知道原因？」

秦一迟叹息道：「说是莫琮的遗愿，不愿尸体发臭…可我总觉得十分勉强。」

我问道：「既觉得勉强又古怪，为何没弄清楚？」

秦一迟苦笑了一下：「因为我不敢多想…姜叶颂…我不知你在昆仑待了多久…也不知你是否真的待在昆仑。但你可知道…人间的十年有多么漫长？你和李穆禾都死了，闵荀也疯了…如果莫英也死了，那这世上也再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在那之后我便不再和他联系。好像只有这样，我便可以永远不必正视这件事。直到几个月前雪桑谷来信，请我弟弟帮他们驱除鬼魅邪祟…」

听到这儿，我忽然精神起来，蹙眉问道：

「你说…是莫琮要你弟弟来的？他是指了名的要秦一行来雪桑谷么？」

秦一迟点了点头：「因为梵音铃只有我们秦家人会用。而我是城主，不便前往。所以他便找上了阿行。」

「若他是故意的呢？」我幽幽说道。

「什么？」秦一迟不解地看着我。

我没回答他，而是又问道：「你可还记得当年第一个发现莫琼…或者说莫英尸体的人，是谁？」

秦一迟想了想，说道：「是莫英。不…莫琼。而且彼时莫连声莫谷主已经病得非常重了。一切都是莫琼主持大局。」

秦一迟刚说完，还不等我开口，他便突兀问道：「你也怀疑…是莫琼害死了莫英？」

「也？」 我看向秦一迟。

秦一迟叹道：「昔日老谷主中意的一直都是莫英。即便他天资不高，也不妨碍他成为未来的谷主。老谷主的偏爱谁人不知？若莫英还活着，哪里能轮的上他弟弟莫琼。」

我摇了摇头。

虽说我与莫琼当年算不得要好。但我总觉得单单是一个谷主的位子，倒不至于让他对自己的兄长痛下杀手。所以我还有一件事要确认。

「莫英的生辰…你还记得么？」 我问道。

「他同阿行同月同日同时辰，我当然记得。何况当年…」

秦一迟话说一半，忽然瞪眼看着我：「不对啊…姜叶颂，你死了就算了，你连莫英的生日都忘了？」

我没理他，任由他在一旁吹胡子瞪眼。

与秦一行同月同日同时辰，那么莫英便也是鬼月至阴时辰生人。

至阴之血可引纯阳，辅以珍稀，施术炼制，能令病者愈，亡者生…

原来，练诡术的不是鬼，而是人。

【14】

虽说我高度怀疑莫琮出于某种目的在修炼诡术。但地府向来只管死人的事不管活人的事。对我来说，抓住莫连风才是最关键的。

想着，我沉了口气。

「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那我的呢？」我问。

秦一迟好像很无奈，他极其轻微得叹了口气，而后说道：「说吧，你想知道什么？」

「第一个问题，莫连风有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应该在这雪桑谷中。」我问。

秦一迟轻笑了一下：「这个问题莫琮已经回答过了。」

「你就没有别的想说的？」我又问。

秦一迟看着我，又笑了一下：「你为什么对我小师父这么感兴趣？」

我也笑了一下，但只是皮笑肉不笑，淡淡说道：

「如果我说这跟你弟弟的死有关，你会不会也同样感兴趣？」

秦一迟蹙了蹙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看着秦一迟说道：「我答应帮你找出杀害你弟弟的人。作为交换，你也应该付出些什么。」

秦一迟眼底闪过一抹光，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说：「姜叶颂啊姜叶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冷漠…绝情。」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不是很好么？」我迎上秦一迟的目光，漠然补充道：「还有，我现在叫林拂，袅袅林的林，拂生引的拂。」

「什么林？什么拂？」秦一迟微微一怔。

「不重要。」我抱臂看着秦一迟，问道：「秦一迟，我再问你一遍，关于莫连风，你究竟知道些什么？或者说你在隐瞒些什么？」

我认识的那个秦一迟并非一个心里憋得住事的人。昔日雪桑谷中我们几个整日厮混，他竟从未提到过莫连风的事，可见他根本就是有心要隐瞒的。

果然秦一迟叹了口气，说道：「我不是要隐瞒…只是我不知道有些事说出来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还有…也不知该从何讲起。」

「你可以慢慢讲。还有，是好是坏、是对是错终究也不是由你决定。」

我说罢，便静静等着秦一迟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始说道：

「我九岁那年随父亲来雪桑谷拜访，无意间闯入了后山药阁，被谷中瘴气所伤，是莫连风救了我。我想拜他为师，他起初是不愿意的。后来经不住我日日往药阁跑，日日中瘴气，他终于心软将我留下。虽未正式说收我为徒，只称留下我整理医书和药材，可我日日所见所闻所感，皆是外面见不着、闻不到、也感受不了的稀奇古法与珍贵药材。嘴硬心软，我小师父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呢？」我追问。

秦一迟的眉毛皱成了一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很多事也弄不清楚…只知道小师父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他在找什么东西？」我问。

秦一迟欲言又止，上下抿了抿嘴唇，才说道：「具体的我并不清楚…但我猜是药方…他每日都在药阁里不停折腾…比对药材…翻查藏书…一度达到近乎痴癫的地步。」

「药方…」我喃喃念叨，浑身不由自主打了个哆嗦。我抬眼盯着秦一迟，沉声问道：「你说他翻查藏书？可还记得都是些什么书？」

秦一迟边回忆边说道：「什么书都有…大多是药书古籍，还有…族谱和家书。」

「族谱？家书？」我怔然张了张嘴。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问秦一迟道：「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他为何要找那东西？」

秦一迟摇了摇头：「他没有说过。而且可能是心灰意冷了…后来他便不再找了。」

「活着时候遍寻谷中也找不到的东西…都放弃了的东西…为何死后还要找呢…」

我喃喃自语，愁眉不展。

「你说什么？」秦一迟忽然愣了一下。

「没什么。」我敷衍道。

「你说…死了还要找。」

秦一迟明显是听到了。他眼溜溜的眼睛直盯着我，阴森森问道：「你问了这么多我小师父的事，却一句也没有再提莫英。那只鬼，不是莫英，而是我小师父莫连风对不对？」

不得不说，秦一迟很聪明。虽说年少时颇爱撒泼打滚，然脑子的的确确是几个人里最好用的。

事已至此，再瞒下去，倒显得刻意。于是我点了点头。

秦一迟许久没有再说一个字。

我缓声道：「你放心，你弟弟应该不是他害死的。」

「你知道凶手是谁？」 秦一迟眼神如炬。

我没有说出我的推测，只是认真说道：「我不会妄下定论。一切还需要向莫连风求证。他自死后一直游荡在雪桑谷，也许知道干尸的真相。可是他现在躲起来了，昆仑的寻鬼术受药气影响施展不了。所以我要捏住他的命门，逼他现身才行。」

秦一迟狐疑地看着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为了让他放心，我便又道：「放心吧。不会让他魂飞魄散的。我是度他，不是害他。」

如果他乖乖听话，跟我回地府，自然不用魂飞魄散。

我如此腹诽。

我的话落地许久，秦一迟点了点头：「我相信你。何况我也想揪出害死阿行的罪魁祸首。可是…我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

不等我开口，秦一迟又补充道：「可我知道一个人，她应该很了解我小师父。只是这个人，你未必找得到。或者说，她是否还活着，我也不敢确定。」

「什么人？」我问。

秦一迟道：「文珠。」

「文珠？」我蹙了蹙眉。

秦一迟说道：「文珠姐姐是药阁的侍女，一直跟在我小师父身边。若说这谷里与我小师父最亲近的人，应该是她了。」

「那她现在何处？」我问。

秦一迟摇了摇头：「听闻当年她回家省亲，便再未回来。此事我小师父还托了我父亲去江湖上打听，可惜，始终没有音讯。文珠说的那个村子根本就不存在。」

「莫连风…拜托你父亲寻人？」我有些惊讶。

秦一迟笑了：「是啊，鬼医莫连风，从不开口求人的。所以文珠姐姐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重要…重要…

秦一迟的话提醒了我。也许是我先入为主，总觉得珍贵的一定是个物件儿。若莫连风要找的，或者说…要等的，不是个物件，而是一个人。

我呼了口气，对秦一迟道：「我出来很久了，苏温还在等我。我先回去了。」

说罢，我便转过身去。然刚迈出两个台阶，就听见身后传来秦一迟的声音：

「诶…姜叶颂！」

这一次我没有假装听不见，而是停下脚步，微微侧过头。

「万事小心。」他只说了这四个字。

【15】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苏温还没回来。我便先行烧了纸回地府，询问一些事情。

这几日玉佩那边是一点动静也没有。阎王大人也不知道又去了哪里鬼混。自打鬼王回来，他便有意无意躲着鬼王似的。说不待见吧，当初还给人家鬼王办接风。说他怕鬼王吧，自打鬼王肃查地府，我也没少瞧见他偷偷翻白眼儿。所以我也想不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地府给我回消息的时候，苏温正巧回来。我端着那黄纸还来不及看，便瞧见苏温一瘸一拐，拐进了屋来。

「你的腿…」我蹙了蹙眉。

苏温把剑放在了桌子上，自己给自己倒了一盏茶，便倒便说：
「可别提了…」

咕咚咕咚，苏温连喝了几大口早已冷了的茶，抹了抹嘴，继续说道：「雪桑谷的后山竹林深处有处石门，我好不容易施术进

去了，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我来了精神，瞪大眼睛等着下文。

「那里头有条狗！」

苏温咧着嘴，一副不堪回首的模样。

我想给他一杵子，但我怕他回去告我滥用职权打压下属。于是我只能强忍着，问他：「一条狗，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来了。」 苏温摸了摸自己的心脏，云淡风轻。

「它咬你了？」 我咬牙问道。

苏温摇了摇头：「吓都给我吓死了。我是拔腿就跑，可能跑得太快…有点儿抽筋儿。」

「抽…」 我额上三道黑线，一拳头锤在桌面上，不可置信得盯着苏温：

「一条狗？一条狗就给你吓回来了？！」

苏温一脸惊愕，对我道：「那可不是一般的狗，它比人还高，比狮子还壮，有九个脑袋！」

说着，苏温伸出手指，比了个「七」。

「九个脑袋…」 我微微愣了一下，即刻又问：「你有注意它的爪子么？」

「我正要说这个！」苏温宛如遇到知己，凑得又近了些，神秘地道：「那狗每只爪子上竟然有二十几根指头！二十…几来着…」

苏温在心里数着。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二十四…」

「对！二十四！」苏温拍了拍桌子。

「诶…？大人你怎么知道它是二十四指…」苏温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疑惑。

我没理他，沉浸在自己的惊愕之中，喃喃念叨道：

「nǚ è …」

苏温点了点头：「长得是挺虐的…」

我叹了口气：「是猋…我说那大狗的名字是猋。」

说着，我给苏温写了下来。

苏温看着那字蹙了蹙眉：「这破名字，该不会又是异诡阁起的吧？」

我摇了摇头：「谁起的我倒是不知道…但这东西一直守在袅袅林中，是袅袅林的最后一道关卡。」

苏温可是有理有据了，此时又拍了拍桌子，腰板儿也挺直了不少，振振道：

「你看看，袅袅林的最后一道关卡，我过不去是不是很正常？」

苏温话音刚落，神色却变了。他看着我，蹙眉问道：「袅袅林的凶兽，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我亦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能摇了摇头：

「不知道…我知道那个石门后面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苏温想了想，说道：「既然是袅袅林里的东西，大人你应该知道怎么过关的。不如…」

他话没说完就被我一泼冷水给浇醒了。我幽幽说道：「你有所不知。这袅袅林里的麒和押魂使之间是有血契的，每个押魂使都有对应的一头麒，而那头麒也只听它契主的召唤。所以单独的一个押魂使绝不可能进入袅袅林，必须要五个押魂使一起，五头守着最后关卡的麒才会全部放行。」

苏温点了点头：「所以你们五个，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

我「嗯」了一声儿，又道：「不止我们，历代的押魂使皆是如此。」

苏温蹙眉问道：

「可…现在地府的押魂使不是只剩下你和檀逢大人了么？」

我给苏温解释道：「虽说如此，可他们三个的血契并没有解除。若要进入袅袅林的最深处，还是需要他们的配合。不过…如今地府已经在选拔新的押魂使，等新官上任，原有的血契解除，他们便会有新的契主。」

苏温想了想，又说道：「可是…如果袅袅林只有五头魇，那这一头必然是你们其中之一的契兽。不若问问其他几位大人？」

「不。」我叹了口气：「离开地府前，我才巡查过袅袅林…那五头魇都在那里守着，这个，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

「那要不要再给异诡阁烧信问问？」苏温问道。

我摇了摇头：「先不用。如果那石门背后真有什么至关重要的，我可能要亲自回趟地府。」

说罢，我又问：「除了这个，可有别的收获？」

苏温老实说道：「鬼呢，是半只都没找到。」

我浑身一瘫，差点倒在桌前，对苏温这鬼小子，我就不该有所期待。

岂料，苏温大喘气儿，还藏了一手。只听他幽幽道：「但我打听到一件事儿，雪桑谷近十年来偶尔会有人失踪。我怀疑他们被抓去做了药引。于是我给地府烧信要了近十年的雪桑谷死簿，那几位，的确是血尽而死，且是至阴时辰生人。」

「厉害啊！」我看着苏温，笑了一下。

等等…失踪？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死簿还在你手里么？」我问。

苏温点了点头，从衣服里掏出了一张纸，平放在了桌子上。

我仔仔细细看了过去，一遍又一遍，却没找到文珠的名字。

「大人你在找什么？」苏温问道。

「还记得后山的药阁么？」我抬眼瞧着苏温，压着嗓子问道。

苏温又点了点头：「莫连风生前常去的地方，之前也都布过苦陀铃的。」

「我觉得他就在那儿。」我说道。

在苏温疑惑的神色下，我给他重新讲了一遍从秦一迟处打探来的消息，关于莫连风，也关于文珠。

我以为苏温会关心莫连风翻遍古籍究竟在找什么，再不济也会关心文珠是谁？为什么失踪？

可苏温的关注点却异常清奇。

「大人…你露馅儿了…？！」他非常真挚，又略带无语地看着我。

「我…」我嘎巴了两下嘴，也反驳不了他。只能剜了他一眼，道：「我说了我是昆仑的人，这怎么说也不算彻底露馅儿吧。」

苏温撇了撇嘴：「大人，他既能猜到莫英早就死了，也能猜到那鬼是莫连风。你觉得…他会信你的鬼话？」

「我…鬼…」我伸出手指，支吾了许久，终究还是无言以对。

苏温这鬼小子，干啥啥不行，说话倒是一个顶仨。回到地府说啥我也给他整到谈判队里去。下回再跟九重天交涉，放出我们苏温，一定咬得他们哑口无言。

「咳咳…」

想着，我挑了挑眉，露出奸笑。

「大人！你还有脸笑！」苏温蹙眉。

「我…脸…」我一拍桌子，怒目圆睁：「苏温，我给你脸了是吧！」

这才几日，苏温这鬼小子竟然丝毫不怕我了，称呼也从您彻底变成了你。此刻他掏了掏耳朵，极其敷衍得安抚我道：「大人，我只是提醒你，小心那个秦一迟。」

我正气极，苏温跟个没事鬼一样，接着说道：「如大人所说，过几日便是莫连风的冥诞，那么，莫连风的生辰便不是鬼月至阴时辰…他不是死于诡术，他可能真的如莫琮所说，是病死的。那那个文珠呢？为何突然就失踪了？难不成…她也成了干尸了？！」

我摇了摇头，指了指桌子上雪桑谷十年死簿。说道：「她的名字不在上面。」

苏温忽然抱起胳膊，盯着我看，看得我浑身发毛，甚至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害羞。

苏温这鬼小子，小模样儿还挺好看。

若放在以前，九重天与地府不合那几年，送去和亲也是极好的。

想着，我又露出奸笑。

「大人…大…人…大人！」苏温忽然大喊，吓我一跳。

还是别送去九重天了。就他这大嗓门儿，在清静的九重天，不到三天，就得被送回来。

「怎么了？」我问。

「你手里的那一团是什么？」苏温问道。

我蹙了蹙眉：「什么一团…是信！你回来时候我正要看地府的回信。」

「哦…」 苏温笑了一下：「可是地府的信马上就要让你揉碎了…」

说着，苏温指了指我紧攥的手。

我低头一看，好家伙。好好的一张纸，让我给揉成了团，中间还露了几个窟窿。

「地府这纸，质量也不咋地啊。」 我咳嗽了两声儿，慢慢展开手里皱巴巴的纸，尴尬得抖了几抖。

看着那信，我微微张开了嘴，喉咙一哽：「看来…我必须回趟地府了。」

苏温好奇凑了过来。那异诡阁的骆无极吝嗇言语，纸上只写了断断续续的一行字：

编号 0577，任务失败，现服刑于灵幽台。

苏温见字，骤然严肃起来，皱眉望向我：「大人，你问了什么？」

「我问了文珠是否已经死了…地府有没有她的消息…」 我忽然有些恍惚，冰冷之感骤涌于头顶。

我深深吸了口气，抬头看着苏温道：

「编号 0577，文珠是名鬼差。」

【16】

彼时，看着那回信，我十分震惊。

苏温看着我，眼睛微微睁大，指着那信，冷幽幽问道：「地府的鬼差犯了错大多降职，重一些的革职投胎，即便去玉露池都是罕见。她究竟犯了什么大错，竟要去灵幽台燃烛三百年？」

我叹了口气：「灵幽台有去无回。我必须立刻返回地府想办法见她。我走的期间若有人找我，拖着些便是。」

于是，我回到了地府。

灵幽台虽说不属于什么禁地，但地府诸鬼一般也都不会去那儿触霉头。

我徘徊在灵幽台外，按理说这里由鬼卫负责，我应该直接去找他们。然自打鬼王肃查地府，原有的情面是统统没有了。用檀逢的话说，那就是：

押魂使的面子还不如那刚纳好的鞋底子。

我正琢磨着，忽然有个鬼差喊我名字：「可是林拂林大人？」

我点了点头：「你找我？」

鬼差谄媚得笑了笑：「是异诡阁骆大人找您。他说见着您，便告诉您他在异诡阁六层等着。」

骆无极这老贼，是摸准了我一定会回来的。

「行了我知道了。劳烦了。」我提剑拱了拱手，便抬腿往异诡阁去了。

刚进异诡阁，我就被一股子浓烟差点给熏出来。要说这异诡阁我也来过几次，然这第一层我就没有一次不是捏着鼻子进去的。

异诡阁的第一层，九九八十一根檀香，终年不断香火，供奉诸佛。

一群鬼，整日烧香拜佛，你敢信？就连那九天外大慈大悲的佛祖估计都不敢信。

异诡阁的第六层，都是些奇书杂卷，有异诡阁的鬼侍带着我七拐八拐来到了骆无极所在之处。我踏进门时骆无极正端坐在正中央的案前，闻声抬头，不怀好意得对我笑了笑：

「林大人，好久不见了。」

「为什么找我？」我其实有点儿明知故问。

骆无极说道：「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找我。」

我盯着他，问道：「骆大人知道如何进灵幽台？」

骆无极笑了：「灵幽台如今你是进不去了，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也许我可以发发善心告诉你说不定。」

「你知道文珠的事？」我依旧半信半疑。

骆无极手中摆弄着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口中幽幽说道：「文珠以前在异诡阁当差，你说我知不知道？」

我蹙眉打量着骆无极，此刻他正翘个二郎腿，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瞧他那模样我便知道，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你想干什么？」我眯了眯眼睛。

「帮你啊。」他笑道。

我哼了一声儿：「我是说，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要你帮我个小忙 很小很小的忙。」骆无极眼里透着精光。

「您还真是无利不起早啊。」我假笑着。

骆无极敷衍得拱了拱手：「过奖过奖。」

「说吧，什么忙？」我问。

骆无极道：「不急不急，你先应下，等雪桑谷一事完结，你再帮我。」

我狐疑得看了他一眼。虽说我总觉得事情没他说得那么简单，然我倒也不信他骆无极敢提出什么出格的要求。

「我答应你。」我说道。

骆无极伸出手，笑看着我。极不情愿得，我走过去与他击了掌。而后便问道：「掌也击过了，现在你可以说了么？文珠当初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骆无极伸了个懒腰：「当年异诡阁的卷宗有一部分的誊抄本遗落在外，她是去销毁誊抄本的。」

我愣住了：「誊抄本？地府的东西为何阳间会有誊抄本？」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骆无极看着我，极其古怪得笑了一下，说道：「三千年前，地府有个押魂使偷偷誊抄了其中一卷，在阳间修炼诡术，致使那一卷的誊抄本一直流落阳间。我们找了她好多年，好不容易有了线索，文珠被派上去执行这个任务，可她却失败了。」

「押魂使？」我大惊失色：「你是说地府的押魂使在阳间修炼诡术？」

「就在雪桑谷中。」骆无极点了点头。

「胆大包天…」我喉咙一哽，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一直以为我的胆子已经够大了，虽说整日吵吵着让那些鬼魂飞魄散，然真正这么做的，三千年来也不过就那么几次。这个押魂使真的可以用胆大妄为来形容了。

「那头猋…」我忽然反应过来，说道：「苏温在雪桑谷后山看到了一头猋，似乎在守着什么东西。所以那头猋，就是当初那个押魂使带走的契兽。」

骆无极点了点头：「大概是吧。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只有文珠知道。可她的嘴很严，很多事直到她被送去灵幽台也没有说。」

我蹙了蹙眉：「任务失败…还缄口不言…文珠她…也在守护那石门背后的秘密么？」

我想不通，紧接着问道：「可即便文珠任务失败，也不至于要去灵幽台。究竟是为什么她要领如此重的责罚？」

骆无极幽幽道：「因为她背叛地府，不仅没有拿回誊抄本，还告诉了他另一半的秘密。」

「他…」我盯着骆无极：「谁？」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骆无极咧了咧嘴角：「莫连风。」

我呼了口气，又问：「你说的另一半的秘密，是什么意思？」

骆无极道：「昔日那个押魂使只留下了一半药方，都是些阳间能寻到的。不好找，可终归是找得到。可有一副不寻常的药引她没有留下。少了这味药引，本可相安无事，可文珠泄露了出去，将埋下的祸根彻底拔了出来。」

「药方…药引…」我喃喃重复着。

骆无极鬼笑了一下，伸出手指隔空点了点：「你应该已经想到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十三凶煞•拂生引》…那个押魂使当年从异诡阁誊抄的走的…是愈生还阳之术…」

「不错。」 骆无极点了点头：「至阴之血可引纯阳。这个药引那个押魂使没有留下，可文珠背叛地府，扰乱了阳间秩序。你觉得她难道不应该被送到灵幽台么？」

「难道莫连风也在练诡术么…可是分明是…」 我实在想不通，话说一半就不说了。

「可分明是莫琼，是么？」 骆无极好似我肚子里的蛔虫。

我点了点头。

骆无极道：「据文珠所说，莫连风因为始终无法狠下心去取人性命，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诡术。」

我想了想，又问道：「我有一个问题…至阴之血而已，取便取了，定要取到要人性命的地步么？」

「因为这味药引才是这诡术的重头戏，少量的血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骆无极边说着，边搓着手里那块早就被摸得光华的古怪石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从那石头上转移出来。

我叹了口气：「那昔日那个押魂使，只留下普通的药方，而没留下这最重要的药引，也是因为觉得太过残忍么？」

骆无极笑了：「残忍？昔日她从地府逃走，躲在雪桑谷修炼诡术，多少人死在她的手里。她怕地府发现，滥用押魂之术，使那些鬼魂被封于雪桑谷中几十年，直到她身死，才得以往生。临终前她虽销毁了那个药引的记载，然不过是想为后世子孙累积福报。这点儿善意，本就是残忍的一部分。」

「等等…」我眉头紧锁，一眼不眨得盯着骆无极：「你刚刚说'身死'？她不是押魂使么？」

骆无极眼里透着幽光，复露出那似笑非笑的诡异表情来：

「不然你以为她修炼的是什么？想得到的又是什么？」

紧接着，骆无极阴沉沉道：「还阳之术，那个押魂使，成功了。」

「不可能…」我打了个寒战：「这世上，谁都不可能逆转阴阳。」

骆无极懒散道：「没什么不可能。我异诡阁的卷宗，没有一份是假的。何况…这诡术，在她之后还成功过一次。」

我心里一沉，想到一个人。

「那个皇帝…」我喃喃说道。

苏温说过，三千年前有个皇帝痴迷这种邪术，遍寻天下奇人异士为其炼制丹药，最后真的成功了。

我摇了摇头：「我以为那只是个传说。」

骆无极哼笑：「所谓传说，皆是打着虚幻幌子的真实。林拂，你做鬼差三千年，做押魂使也有七八百年。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么？」

紧接着，骆无极忽然问道：「你不想知道那个押魂使叫什么名字么？」

「什么名字？」我问。

「殷如惜。」骆无极说道。

殷如惜…

我心头一紧，这名字听着，倒是有些耳熟。可我却一时想不起在何处听到过。

骆无极看着我，问道：「你还记得她么？」

我盯着骆无极的眼睛，幽幽道：

「她做押魂使的时候我只是个小鬼差，按理说我应该没见过她。或者说，我应该记得她么？」

骆无极点了点头，古怪得扯了扯嘴角：「你会记起她的。」

如此吊人胃口的话，也就他骆无极能说得出来。不过要让他失望了，我并不感兴趣。现在我只想完成任务，赶紧回到地府。

于是我问道：

「还有一个问题。莫连风，他究竟是不是在等文珠。他知道文珠是鬼差么？」

骆无极道：「他不知道文珠的身份，不然也就不会到处托人去找了。但他究竟是不是因为在等文珠而不肯走…就要你自己参悟了。毕竟…莫英也没告诉我。」

「莫…」 我震惊得张了张嘴：「你说莫英？他死后来过你这儿？」

骆无极其其无语地看着我，说道：「不然你以为我异诡阁是如何延续至今的？那可有一大部分是我们一点点一点点从那些鬼的嘴里抠出来的。」

「低级…」 我十分嫌弃。

真没想到，堂堂异诡阁，竟靠这种方式挖消息。

等等…再等等…

我抬起头，阴森得看向骆无极：

「你的意思是，你早知道那鬼就是莫连风。」

「那又如何？」 骆无极毫无愧意。

我气得攥了攥手中的剑：「那你不早说！我和苏温白费了多少工夫你知不知道？！还有，地府还要拉着张大脸去问录命司，你有没有心？！」

我如此激动，骆无极却异常平静。他轻轻笑了一下：「林拂，你是傻了么？你该不会忘了，异诡阁的规矩是不问不答。即便是阎王，也不例外。」

「规矩…异诡阁都是鬼才，都是鬼才啊！」我插着腰，气得点了点头。

「过奖过奖。」骆无极再一次敷衍得拱手致谢。

我伸出手指，隔空狠狠点了点骆无极。

「还有。」骆无极笑了一下，十分神秘得从旁边桌子上拿起一张黄纸，说道：「恭喜你解锁一个新任务。」

「什么？」我怀疑我是糊涂了，出现了幻听。

骆无极笑道：「鬼王大人说了，若你来问文珠的事，便要你一并将她未完成任务也给结了。销毁誊抄本，全部。」

说罢，黄纸自他指尖飞旋，飘到了我面前。

我接下黄纸，几乎已经按捺不住撕碎鬼王的一颗躁动的心，咬着牙道：

「鬼王大人为何要把任务下给你，而不直接给我？」

「哦…」骆无极相当淡定：「可能他不想见到你。」

【17】

异诡阁内，我端着那鬼王新下的任务，七窍生烟。

我努力平静地看着骆无极，问道：「雪桑谷后山的石门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骆无极笑道：「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可是我猜…誊抄本可能就在那里面，莫连风…可能也在那里面。」

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若想销毁那个誊抄本，抓住莫连风，就必须得那头麒放我过石门才行？」

「那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我劝你还是试试别的。」 骆无极说道。

「为什么？」 我蹙了蹙眉。

「为什么？」 骆无极道：「我说过，当初的那个押魂使还了阳，如今已经死了不知多少年。那契兽早就易主，现今那血契在谁身上，异诡阁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你是殷如惜，你如果要留那凶兽为你看家护院，你会把新的血契缔结在谁的身上？」

「如果我是她…」 我思量着，口中喃喃：「我的孩子…或者说…后人。」

「不错。」 骆无极点了点头：「结合文珠三缄其口的状态，我觉得现今那麒的契主，应该是莫连风。」

「这不是个死循环么？」 我微微摇头：「如果莫连风在石门后面，如何能让他出来，召唤凶兽，打开石门。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

骆无极扬起嘴角，说道：「我的猜测已经告诉你了，至于办法就要你自己想了。」

我有那么一会儿没有说话，而后沉着声音问道：「如果没有血契…降伏魇的可能性有多大？异诡阁有什么方法么？」

骆无极笑了一下：「我在地府这么久，从未见过有谁能够绕过没有血契的魇，进入他们所看守的地方。」

我攥了攥拳头：「那岂不是…永远也进不去那石门了？莫连风怎么会蠢到自己走出来，再领我们进去？这次的任务…分明是那…是那…」

分明是那鬼王给我下的一个绊脚石。

我如此腹诽，嘴巴开了又闭，终究没有说出口。

那边骆无极就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轻笑了一声儿，而后微微仰起头，幽幽说道：「总之，没有人能够降伏没有血契的魇。」

说罢，他似乎忽然想到什么，眯了眯眼睛：「倒也不是没有。只是那是几万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地府还不叫地府，而叫冥府。曾有一只鬼徒手斩杀了三头看守重犯的魇，虽说身受重伤，但的确是做到了。」

「谁？」我问。

骆无极看着我的眼睛幽深透亮，一字一字沉沉说道：

「昔日幽冥十三凶煞之首，龙阁帝鸢。」

「帝鸢…」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骆无极笑了一下：「所以我说，劝你试试别的办法。」

骆无极说罢，伸了个懒腰：「话已言尽，也到了骆某休息的时候了。林大人，慢走不送。」

说着，冲门口比了个让的手势。

我转身出门前，忽然又想到一件事。于是停下来，回过头看着骆无极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骆无极静静看着我，似乎在等着我开口。

「那个还了阳的押魂使，死后去了哪里？」我问道。

「投胎去了。」骆无极说道。

我有些惊讶，问道：「地府没有责罚她么？」

骆无极笑道：「她还了阳，就是凡人。以凡人之躯身死来到地府，又如何再以押魂使的身份去惩罚她呢？地府没有这样的规矩。」

我哼了一声儿：「又是规矩…」

骆无极幽幽道：「话虽如此，可是她的后人一直都在受着责罚，也算是她背弃地府，逆转阴阳的代价吧。」

「后人…」我蹙眉念着，忽然好像明白了：「雪桑谷…她在雪桑谷修炼诡术，她是雪桑谷的人。」

骆无极点了点头：「那押魂使就是雪桑谷第一任谷主的夫人，殷如惜。」

【18】

我回到雪桑谷的时候已是夜里。苏温一直在我房间里等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坐得挺直，正端着一盏茶，微微侧过头来，我忽然一阵恍惚。

他很像我从前认识的某个人。可那人烂在记忆的最深处，千年而来，似乎只剩下一个不清不楚的轮廓。如今，随便的什么人竟都能与他相似了。

想着，我暗自笑了一下，心中感触却不知是酸涩还是无奈。

坐下后，苏温给我倒了茶，我喝了一口便开始讲在地府打听到的那些事。

一席话听罢，苏温蹙着眉，冷声说道：「不行。那帝鸢是什么人，你拿什么和她比？」

我轻轻点了点头，道：「我知道，她能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

「错！」苏温有些凶狠地盯着我，说道：「你是一定做不到！所以别去送死！」

我愤怒之余，有些感动，然感动之余，还有些无语。

「苏温，我是鬼，已经没有办法再死了。」我半开玩笑道。

可是苏温似乎很严肃。他的一双眼睛一直就没离开过我的双眼间，就那么看着我，微微闪烁，仿佛带着某种莫名的…恐惧。

「苏温…」我抿了抿嘴唇：「地府的差事，谁都拒绝不了，无论是我还是你。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明白。」

苏温喉咙一哽：「可是…」

「没什么可是。」我坚决打断了苏温的话，沉沉道：「我意已决。」

许久，苏温点了点头：「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我几乎拍案而起：「我尚没有胜算，你去了，便真的是自绝后路。」

苏温十分平静地看着我，缓缓道：「若我不能去，你便也不能去。林大人，我知你奉命领三号牢房来阳间办差。但三号牢房自来是我说了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往后亦如此。」

「苏温你…」我不解地看着苏温。那一瞬间，我觉得他无比陌生，同这些日子来我认识的那个苏温完全不同。

苏温沉了口气，说道：「放心，我会想办法把莫连风给引出来，总有办法结这个差事，不至于让三号牢房交不了差，也不至于让你我都丢了鬼命。」

「引出来？你想怎么引…那…」

我有些激动，可说着说着，我忽然给自己说通了。最开始，在我尚不知莫连风要等和要找的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要用那东西引他出来的。而今却因一头馕而横生枝节，倒是我想得愈发复杂了。

我对苏温道：「你说的对…引出来…如果莫连风真的是为了文珠才留在谷中。那么只要文珠回来，他便会现身。」

苏温淡淡道：「可真正的文珠回不来了。」

「没错…」 我十分赞同得点了点头：「但是只要同地府要来画像，我们便可以有一个假文珠回来。」

「哪来的假…」 苏温说着，抬眸撞见了我诡异的眼神。

「大人…你…」 苏温的脚不安分得动了动，似乎想要逃跑。

我一把按住他的肩膀，眯着眼阴森森道：

「苏温乖，只要你好好扮成文珠，大人我不会亏待你的。以后啊，在三号牢房，还让你说了算！」

夜凉如水，冷风嗖嗖。苏温打了个喷嚏，因深感是自掘坟墓，终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19】

文珠画像传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的。文珠的样貌与我想象之中略微有些不同。之前想着，地府既派她上来接近莫连风，总归该是个风情万种的女鬼，稍微不济些，该有的明丽动人也须是有的，然却不想只是个瞧着年纪不大，勉强算作清秀的小丫头，唯有一处让人能多看几眼的，大概是那一对浅浅的梨窝。

苏温好信儿，凑过来看。

「好看么？」我抬眼问。

苏温笑了笑：「没有大人好看。」

我看了苏温一眼，冷笑道：「不用讨好我。凭你夸烂了你的嘴，媚瞎了你的眼，今日你也得给我扮成文珠。」

「不是…」苏温忽然像是浑身散了架子：「大人，我堂堂一个男鬼，你怎么忍心让我扮成个女鬼？」

「你不扮谁扮？」我斜眼问。

苏温吭哧起来，眼神闪烁：「那您…您…您自己…不成么？」

这会子求到我，称呼终于又从「你」变回「您」了，也没了方才那呵斥我时冷冰冰的嘴脸了。我笑了笑，又摇了摇头：「小苏温，你也知道大人我脾气不太好。若是关键时候我受不了他在我面前哭天抢地，一个顺手让他魂飞魄散了，可怎么好？」

苏温看着我，十分无语。但他心里一定也清楚，我并非是干不出那让莫连风魂飞魄散的事来。于是，号称在三号牢房说了算的苏温，不得不勉强应下了我的要求。

入了夜，我跟这苏温来到后山。为免有人打扰，我在竹林外设下了鬼障。

石门之外，我侧耳听了听，却什么动静也没听见。

「大人，你真的确定莫连风在里面？」 苏温问道。

我压着嗓子道：「骆无极那老鬼，虽说瞧着不着调。但他的猜测，从来不是无根无据。他既这么说了，没有十成可能，最少也有八成。」

苏温点了点头。

「开石门。」 我说道。

苏温问道：「大人，你真觉得这样有用么？」

「如果他真的在里面，就一定会出来。」 我说道。

苏温没再说什么，掌间运气，专心对付起那石门来。

就在那石门裂出一缕缝隙的时候，我听见了窸喉咙里发出的轰隆响声。石门开到一半，那窸的几个头明显已经陆续苏醒过来，瞪起血红的眼珠儿，似要扑食一般。极其迅速得，我指尖一弹，将那文珠的画像送进了石门之中。其实我也想过，那窸会不会扑过去将画像咬得稀碎。但据我多年来在袅袅林中的观

察，觑这凶兽根本是个蠢兽，它只对血的味道敏感，身体里流淌着血的任何生物，哪怕是死了的鬼，它都会拼命撕咬。但是对于没有血气的所有东西却不见得多感兴趣。这也许就是袅袅林看守的漏洞，但我思虑了许多年，也没真正得试验过。而今看来，我猜得一点没错。

莫连风出来的时候我与苏温已经等了许久。久到苏温酝酿好的感情都已经快要消耗干净了。

「文珠！」

莫连风脸上的欣喜因为远处灼目的火光而骤然消失。他忽然停下脚步，警惕得看了眼四周。

彼时，假文珠，也就是苏温，早已被我困在火圈之中。而我已然躲在暗处。

「不要过来！」

苏温大喊。

莫连风眼露急色，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文珠，不要怕！我来救你！」

「不要过来，昆仑的人在引你上钩！」 苏温又是一声儿大喊。

苏温这鬼小子临场发挥是真不错。莫连风此鬼极其狡猾，不演得逼真一些，他恐怕不会放下戒心，轻易相信一个失踪了十几年的人会忽然出现。

「如果你过来，我就死在这儿！快回石门后面去！」苏温泫然欲泣，明显又开始给自己加戏。

莫连风身子微颤，眼里映着火光，攥了攥拳头。口中喃喃：

「昆仑的人，能奈我何？！」

他动作极快，虚影一般向苏温冲了过来。就在他刚刚接近火圈，我也准备好了随时出手的时候，他却忽然收回了已经伸出的手。

「你不是文珠！你究竟谁？」莫连风冷目灼灼，声音冰涩。

「我是文珠啊。」苏温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撒谎…文珠只有一个梨窝，而你是两个！」

说着，莫连风感觉到不对劲，转身就要往石门跑。

靠！我就说不能随便加戏！苏温这小子没事儿表演什么喜极而泣！简直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有骆无极那个老贼，枉他号称天下第一聪明鬼，地府的大脑，异诡阁的心脏。就连人家文珠是几个梨窝，他都弄不清楚！我算明白了，这俩鬼完全就是我林拂攢修为之路上的绊脚石。

此刻苏温已经追了过去。但眼见着他那小碎步，就没可能追上头也不回的莫连风。

如果莫连风躲回石门后，再想让他出来，基本就不可能了。于是我阴森森眯了眯眼睛，从身侧悄然抽出了佩剑。

【20】

「莫连风！」

彼时，我大喊了一声儿，右手运气，砰然关上了石门。左手扬手一个飞剑，眼见着那剑笔直向莫连风后脑勺追去，莫连风回头猛得一躲。

此时我一把抓住了抛在半空的佩剑，又紧紧握回了手中。莫连风盯着我手中的剑，咬牙道：

「你不是昆仑的人，你是地府的鬼差！」

屁！我最恨别人说我是鬼差。

「在下地府押魂使林拂！」

说着，我腾然而起，自半空中向下将剑死死直插入莫连风的头中。

「大人！」 苏温忽然大喊。

我微微侧头，眼珠儿却盯着莫连风，回应苏温道：「放心，这点儿力度要不了他魂飞魄散。可再深半寸，我也不敢保证了。」

莫连风被我这剑力逼着，扑通跪倒在地，发出震天悲鸣。只见他的额头骤然渗出许许多多汗珠儿，脸色惨白，一双眼睛极其怨愤地盯着我。

我咬着后槽牙，冷眼盯着莫连风，一字一顿道：

「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能做到你就眨眨眼，做不到我这手一抖，你也就解脱了。」

尽管莫连风极其不情愿，但他终究还是眨了眨眼。

我心中哼笑。阎王大人说得对，人之所以好控制，就是因为欲望，难以割舍的欲望。

「第一个问题，莫英和莫琮的事你知道多少。」我问。

莫连风道：「我知道莫英死了，莫琮顶替了他的位置，以他的身份活到现在。」

「哦？」我追问道：「那你应该在莫英死后见过他。他是死在他弟弟莫琮手里，对么？」

莫连风看着我，说道：「你既已经知道，又为何还要问我？」

「那我换个问题。」我冷冷问道：「至阴之血，可引纯阳。莫英是至阴之血，秦一行是至阴之血，雪桑谷中无故失踪的人也都是至阴之血。然既你当年已经放弃这诡术，为何又会被莫琮知道。」

莫连风道：「这个问题你该去问他。」

我眯了眯眼睛：「莫连风，文珠因为你而受灼魂噬魄之苦，而这雪桑谷每添一缕冤魂，便多增她一分业障。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么？」

莫连风的眼睛忽然又亮了起来：「你说什么？文珠她怎么了？你真的见过文珠？！」

我看着莫连风，笑道：「不然你以为我哪里来的画像？不妨告诉你，昔日文珠为了你背叛地府，惹下天大祸事，如今去了一个比炼狱还要炼狱的地方。」

「地府…她是地府的人…」莫连风发疯了一般喃喃自语：「我早该想到的…我早该想到她并非一个普通人…能找到那药引的…怎么会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想救文珠，我劝你跟我合作。」我说道。

「你要我做什么？」莫连风狐疑地盯着我，然眼神之中是难以掩藏的焦虑与担忧。

我问道：「我想知道当年那个誊抄本，还有文珠给你的药引誊抄本，现在何处。」

「你想做什么？」莫连风似乎很谨慎。

我说道：「我奉地府之命。一是抓你回去。二是了结文珠未完成任务，销毁誊抄本，终止这场人间灾祸。」

莫连风脸色苍白，嘴唇微微抖着：「如果你完成了。那文珠她会离开那个炼狱一样的地方么？」

「不会。」我如实答道。

我很想告诉他，会。可我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许多年前，有人曾告诉我，虽身处幽暗，然应心向光明，只要心中有所坚守，便坦荡而无所畏惧。他那样的人，即便过了千年，可以依旧在人族的历史记忆中鲜活灿烂，一如当初。我曾一心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可惜千年来不过学到了皮毛。

良心，可能是他唯一教会我的，而千年来仍没有被我忘记的东西。

许久，我才渐渐缓过神来。看着莫连风，我缓缓说道：「虽然她不会离开那里。但是至少她的业障不再增加，不会每一日，都比前一日过得更加痛苦。」

莫连风乌青的眼眶中溢出泪水，包裹着若隐若现的红血丝，许久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我与他就这样僵持着。我没有再开口逼迫，因为我相信为了文珠，他一定会说。

果然，过了一会儿，莫连风终于开了口。

「石门。」他说道。

「石门？」我蹙眉看着他：「你说誊抄本在石门后面？」

莫连风摇了摇头：「只有一半在里面。文珠给我的那部分被我随着那场大火给烧了。」

「你放那场火…是为了销毁关于药引的记载？」我犹疑问道。

我觉得不可思议，如此排场实在是有些大了。

莫连风叹息道：「昔日我为了找到药方，查遍古籍医书，写了很多笔记。我以为…」

莫连风欲言又止，话锋明显一转，说道：「总之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文珠也没有。」

我盯着莫连风，沉声道：

「你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如果你当真销毁得彻底，莫琮又是如何发现这诡术背后的秘密的？」

「我不知道。」莫连风脸色很难看，缓缓摇了摇头。

「还有一个问题。你既然已经毁了文珠给你的那部分，为何不将剩下的誊抄本一并销毁，而是将它留在石门后？」我问道。

莫连风苦笑了一下：「将它留在那儿的不是我。若能销毁，我早便销毁了。只是那字刻在墙体中，早已成为莫家世代守护的秘密。」

我眉头一紧：「刻在墙体中？那石门后面究竟是什么？」

「莫家墓陵。」莫连风一字一字说罢，沉沉叹了口气。

「原是莫家的墓…」我兀自念叨着。

忽然，莫连风一个抬眼，眼神中古怪的锋芒让我莫名怔了一下。下一秒，他冷幽幽问道：

「石门后面，那主墓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人像。林大人想看看么？」

我淡淡回道：「不想。」

莫连风一顿，似是没想到我会如此没有好奇心。片刻，他轻轻笑了一下：「那我换个问题，三千年前，林大人身在何处？」

「地府。」我冷冷道。

「是么？」莫连风紧紧盯着我的眼睛：「不是在人间么？」

「胡言乱语。」我冷眼看着莫连风，毫不客气。

莫连风古怪得笑了一下：「是不是胡言乱语，只有林大人心中才有答案。」

他的这句话，我听得不清不楚，直到我随他进入石门，在那主墓的墙壁上见到那幅人像，才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明白了他为何最初见我眼神怨怼，为何言语之中透着强烈的、难以掩饰的埋怨。

幽暗阴冷的墓室中，橘色的烛火轻轻跳跃，画像前燃着的香火烧得正旺，徐徐冒出淡淡烟雾。透过层层交织的烟气与光圈，我终于看清了那挂在墙壁上的人像。

那怀抱琵琶，安静端坐，嘴角带着笑意，眼神却无比冷淡的女子，竟是我自己。

【21】

盯着那画像，我许久没有说话。我在回忆着过去几千年漫长的时光中，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一瞬，我怀抱琵琶，静静端坐，望着那正画着我的某个人，强装着笑意，眼中却暗暗压抑着刺骨的冰寒。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人。

可是莫连风忽然开口，声音幽幽，打断了我的思绪。

「吾莫家先祖，莫镜云，林大人可认得？」

「谁？」我忽然看向莫连风，心中一震。

莫连风重复道：「三千年前楚国的虎林军统领，雪桑谷第一任谷主，莫镜云。」

我盯着莫连风：「莫镜云是你家祖上？」

我心中一沉。莫镜云…惜娘…殷如惜…原来是她，是他们…

莫连风眼角一颤：「看来林大人还记得。」

我没有回答，只是冷淡得说了三个字：「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莫连风脸成酱色。

我看着他的眼睛，冷冰冰道：「我说你莫家当有此报。虽有人因，实乃天谴。」

「天谴？」莫连风面色冷硬，手指骤然蜷缩起来，微微颤抖：「究竟是天谴，还是诅咒。」

说着，莫连风指着那橘色烛火映照下的画像，嘴唇微抖，极力压抑着情绪，颤声说道：

「三千年了，任什么样的债也该还完了。我莫家世代代于此供奉着你的画像，三千年烛火不灭，香火不熄，还不够么？」

我面色平淡，毫无闪躲得迎上莫连风的眼睛：「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莫连风瞪大了微微发红的眼睛：「你说我莫家当有此报指的是什么？世代代恶疾缠身，不得善终！这是你给莫家的诅咒，是莫家先祖背叛你的代价！」

我冷冷看着莫连风，没有说话。

莫连风眼睛里的愤怒已经丝毫掩饰不住，他颤巍巍的手指指向了我：「你说文珠惹下祸事，徒增冤魂…那你呢？我莫家世代代有多少人因你而死？那些因诡术送命的冤魂又有哪一笔不应该算到你的头上！」

这时候我忽然听明白他说的一句话——算到我的头上。我盯着莫连风：「所以你们莫家世代代都在寻找治愈顽疾的方法，是吗？直到你遇到文珠，她告诉你诡术的另一半秘密。你虽然选择放弃，可莫琮还是知道了。」

我一直先入为主，以三千年前的押魂使殷如惜和那个疯皇帝的事来揣测莫琼的行为，认为他也是在行还阳之术。却忘了那诡术可令亡者生的前一句，是「病者愈」。

「此事既因你而起便该由你结束。你既立下诅咒，就应该有破除诅咒的办法。」莫连风寒声说道。

我看着莫连风，一字一字道：「我再说一次，你莫家之事与我无关。虽是代价却非因我而生的代价，而是…」

我话还没说完，莫连风便失去了耐心。只见他眼角动了动，咬着牙阴森森道：

「好…既然你不愿意结束，那就让我帮你结束这一切。」

说着，莫连风轻轻吹了一声儿口哨。几乎是同时，我听见脚掌落于地上的声音，沉重而急促，伴随着喉咙处发出的轰隆声响，正从这幽暗洞穴的某处向主墓奔来。

「是猋…」我握紧了剑，喊道：「苏温快跑！」

话音刚落，那猋便忽然出现在墓室外，嘶吼着扑了过来。此刻莫连风早已不知在何处静静看着好戏了。

石洞之内无法接引天雷，发挥的空间实在有限。我看来去也只瞥见那笼着画像的香烛，于是只得双掌运气，将那烛火全部聚于眼前，一个推掌，几十支火烛向那凶兽飞去。

岂料那凶兽张开血盆大口，扭着九头，很快将几十支火烛吞进了肚子。而后咕隆咕隆几声儿，再张开嘴，竟喷出滔天火焰。

我这完全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多年来，地府为防止有人进入袅袅林，从不会告知押魂使关于那凶兽的任何弱点。如果再这样一下一下得试下去，不等找到它的弱点，恐怕我就被它给吃了。

我忙着躲避火焰，一抬眼却瞧见苏温竟还没有离开。盯着那凶兽，他的眼底透出锐利的锋芒，毫无往日嬉笑谄媚的模样。

「你先走！去抓莫连风！」

说完这句话，他迅速抽出佩刀，一跃而起，迎面向那猋扑了过去。那把刀扎在凶兽的前胸处，他奋力抵着那凶兽，冲我大喊：

「走！」

下一秒，那凶兽将他并刀一起拖离了地面。苏温的双腿悬在半空，只片刻工夫便被重重甩落到地上。那九头的凶兽抬起一腿，死死踩在苏温的胸口处，张开无数张血盆大口，发出嘶吼。

苏温口中的血喷射而出，青筋暴起，额头上的汗珠不断冒出，他用尽了毕生的力气，对我嘶喊道：「走啊！」

我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我听不清楚苏温究竟在说什么，脑海里无端浮现出一些零星破碎的画面，一些不属于我记忆的画面。

画面中，带着银色面具的人被许许多多的什么人给团团围住，黑色白色的光影交错，十分刺眼，那带着银色面具的人正冲着我大声喊着什么，我却什么也听不清。

画面一闪而过，再回过神时苏温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我紧紧握住了剑，腾空一跃，自上方向那凶兽的颅顶狠狠扎去，却被它一个抬颈给甩到了身后的石壁上，砰然落地，肋骨似乎都断了几根。

那九头的凶兽似乎被我激怒，竟松开苏温，向我冲了过来。我浑身散了架子动弹不得，就在那凶兽张开血盆大口的一瞬，我极不甘心得闭上眼睛前，瞥见一道黑影闪过。

烛火颤动，那凶兽忽然痛苦嘶鸣，声音之凄厉，我在地府都不曾听到过。

我睁开眼睛，看到有人挡在我面前，生生拔出了那凶兽的利齿。紧接着，趁那凶兽后退的功夫，他扬起手臂，以利齿为刀，狠狠扎进了凶兽的喉咙处。不大一会儿，那凶兽轰然倒地，地面随之一震。

所以，那凶兽的弱点原来是喉咙么？

我如是想，大口喘着粗气，深感捡回一条鬼命。

一切在瞬间恢复平静，只有满地血渍和空气中还弥散着浓重的血腥味儿。

【22】

彼时，挡在我身前那人动作干净利落，倒显得我与苏温此前的挣扎十分蠢笨了。

刚刚那献的血喷洒在那人的身上，他缓缓转过身时眼角还在滴着血，那头献的血。

「鬼王？」我目瞪口呆。

「废物。」他冷冷看了一眼苏温，只说了这两个字。

苏温没有说话，艰难得从地上爬起，过来扶着我站了起来。

「大人，你没事吧。」苏温问道。

我摇了摇头。

莫连风想跑，却被鬼王飞出去的利齿穿透肩膀，翻滚倒地。

鬼王的举动吓了我一跳。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严肃而守规矩的主儿，却不想下手如此凶狠，我都自愧不如。

莫连风捂着肩膀，恶狠狠盯着鬼王：「鬼王荻珏…手段阴狠，早有耳闻。」

「阴狠？」鬼王皮笑肉不笑：「文珠是这样说我的？」

莫连风微微一顿，喉咙滚动，没有说话。

我有些懵了，蹙眉道：「文…你知道文珠是鬼差？！」

苏温似乎比我更快明白过来，他看着我说道：「看来…莫连风要等的人…不是文珠，而是你。」

我猛然看向莫连风，心里一股火嗖的窜到了头顶。

莫连风仰头大笑，声音凄涩古怪，而后盯着我道：「不错，我是在等你。千年来，莫家的人都错了，错在不该痴迷寻找破除诅咒的方法。真正的症结是你！你才是这石门后最大的秘密，只有让你魂飞魄散，才能摆脱这世世代代的诅咒！所以我要为莫家除了你这个祸害，无论你是林拂，还是…」

莫连风拖长了调子，阴森森从喉咙初挤出了最后那三个字：

「姜叶颂…」

他的一字一字阴沉刺骨，如利剑一般刺透我的心脏。我愣住了，许久说不出话来。

「姜叶颂？」我重复着这个名字，眼睛直直盯着莫连风，声音忽然变得死气沉沉：「你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莫连风眯了眯眼睛：「当年如果不是那个少年一直暗中阻挠，你根本无法活着离开雪桑谷，你死后的魂魄也无法安然回到地府。你该感谢他。」

我盯着莫连风，攥紧了拳头，使自己的手臂不至于剧烈颤抖：

「我的身份是文珠告诉你的对不对。她进过石门，见过画像，此前在阴间也一定见过我，知道我的事…是她告诉你我来阳间

执行任务…告诉你我的身份…」

尽管在尽量保持镇静，但我其实已经开始有些语无伦次了。苏温似是察觉到了，忽然抓住了我的胳膊，担心地看着我。好像是因为能够偷偷倚靠在他的身上，我才不至于瘫倒在地。

这件事我越想越可怕，我的手心发凉，沉声道：「当年，有许多京都名门之后来雪桑谷求学，你吃准了我会来…你…苦心谋划，留在这谷中近二十年，竟只是为了等我。」

「只是…只是？！」莫连风的眼神愈发阴冷恐怖起来，喉咙处挤出一声十分奇怪刺耳的声音：「如果不是你，我莫家何须世代被困于这药谷之中，终日与百草奇药为伴。天下人以为我雪桑谷救扶苍生，又怎知我们想救的从来都只有我们自己！」

我抓着剑的手剧烈抖动着，许久，我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冷颤问道：

「你说的那个少年…说若不是他，姜叶颂早就死了…那个人是谁？」

莫连风眯了眯眼睛：「你这样内心冰冷的人。还会记得他么？」

「我问你他是谁！」我举起剑对准莫连风的额头，厉声喊了起来。

莫连风却笑了，似乎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的开心让他格外高兴。他看着我，笑道：

「昔日那大将军府的嫡子，李穆禾。林大人还记得他么？」

「李穆禾…」我心中一堵，像有一块大石重重砸了过来。许多我不愿意记住，拼命忘记，也已经被我忘记的记忆再一次翻涌而来。

那城墙之下，身中数剑，血染玄袍，却高昂着头，对姜叶颂高喊「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少年，竟在那之前，已经悄然保护了她许多年。可他死后，被暴尸城墙之上，来收他尸骨的是雪桑谷莫英，那被他保护了许多年的人至死也未曾去瞧过一眼。

冥冥之中，我其实清楚，莫连风说的可能都是假的，他很可能只是为了让我心生愧疚。

我摇了摇头，冷冷说道：「李穆禾…他只是一个凡人。他如何才能知道你要做什么？又如何阻挠得了你？」

「他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莫连风哼笑了一声儿，眼神中明显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挑衅。

「够了…」鬼王忽然幽幽开口。

我抬眼看去，他的脸色铁青，很是难看。听了这么久的废话，他的耐心似乎已经被消耗得干干净净。

可苏温没什么眼力见，一眼也没有去看鬼王。你说他平日喜欢谄媚，见着鬼王又爱搭不理。我估计着是刚才那声儿「废物」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话说回来，苏温没理睬鬼王，而是看着莫连风，蹙着眉问道：

「说了这么多，你就从未想过，这头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么？」

莫连风冷冷道：「先祖之事，无从探听。」

「好啊！」苏温忽然掐起腰，怒气冲冲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这凶兽是你家祖上从地府偷走的。莫家那位夫人原是阴间的押魂使，偷练诡术还阳。她欠下的孽债，都要你们世世代代来偿！」

「你说什么？！」莫连风显然愣住了。

我看着惊愕的莫连风，沉沉说道：「看来你的文珠没能忍心告诉你。你莫家世世代代皆是短命，并非是因为什么诅咒，而是因为莫家祖上娶的是阴间的押魂使，即便她逆天改命，起死回生，可终究是在地府呆过上千年，所以自那时候起你们莫家世世代代便都沾着鬼气。再加上血契加身，加重了煞气。你们生来，就不完全属于阳间。这不是诅咒，而是她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报应。」

「不…」莫连风眼神一顿，表情僵硬，口中喃喃：「不…不是这样的…」

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步步紧逼，眼里透着幽光，压着嗓子冷声道：「你家祖上对那公主不起，欺骗故人、背弃故国换来无上荣耀。供奉画像乃是心虚，也只是心虚。三千年烛火不灭又如

何？香火不熄又如何？故国已亡，公主已死，过往虽如云烟然历历在目，你这恨，恨得不羞愧么？」

此时，莫连风的脸已如土色，口中一直喃喃念叨着：「不可能…」

莫连风受了刺激，眼神慌乱起来。而接下来鬼王的一句话简直是雪上加霜。他说：「昨日夜里，莫琮死了。」

「什么？」莫连风不可置信得瞪大了眼睛。

而我同他一样，愕然万分。

「他的诡术没有成功，病情恶化，死，不是很正常么？」鬼王一副看透生死的模样，淡淡说道。

霎时间，石洞内万籁俱寂，我几乎可以听见烛火轻轻摇曳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一声声来回重复的「终于…终于…」是莫连风苦笑落泪：「雪桑谷三千年…如此终结…也算我莫家的解脱吧…」

鬼王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幽然道：

「时候不早了，莫连风，你该上路了。」

说罢，看着我道：「林大人，好生将他带回去。今日这样难看的事我不想再看见第二次。」

我喉咙一哽，方才的悲伤几乎片刻消散，只剩下一肚子火气，轰得冲上颅顶。

可我没出息，终究只是持剑拱手，道了一声：「是！」

「等等…」是莫连风的声音。他不肯罢休，紧瞪着通红的眼睛：「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以为他会问文珠的事。可是他没有。他只是涩声问道：「你既是鬼王，通晓幽冥诡事…我便想最后问你一句，莫家有今日…与当年所亏，当真没有关系么？」

其实让一个人接受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不过是一场虚幻…是很艰难也很痛苦的事情。我以为鬼王会毫不留情，岂料他却说道：

「虽说无关诅咒，可天道有轮回。人生鬼世，总是你在做天在看。就拿莫琮来说，他修炼诡术，害死无辜性命。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今生所欠下的债，以后总要偿还。至于莫家…」

顿了顿，鬼王又问道：「猋乃上古凶兽，曾为鬼族坐骑，幽冥三大护卫兽之一。但你可知道它为何如今只剩下区区几头？」

莫连风看着鬼王，却没有说话。许久，他摇了摇头。

「因为背叛。」鬼王淡淡笑了一下，可瞧着却格外阴森：「它不是一种忠诚的生物，所以必须与主人缔结血契。可即便有了血契，它仍不牢靠，只要重新缔结血契，它就可以随便易主。」

所以鬼族总是留他们不得。兽类尚且如此，你们这样自以为更高级的人，又怎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莫连风没有说话，直到鬼王消失，他才缓缓抬起头来，伸出了双手。

我一个眼神示意，苏温从腰侧掏出锁魂铐铐在他的手腕上，循例说道：

「吾乃第三号牢房鬼差，编号 2731 苏温，今日奉命抓你，可有遗言？」

莫连风想了想，说道：「雪桑谷莫家已无后人，既再无人供奉祭拜，便索性烧了这墓陵吧。」

于是走前，我在石门处燃了一把火。

滔天的火光在身后熊熊而起，那被镣铐铐住的鬼面无表情得落下泪来，却是始终没有回头。

【23】

自打回到地府，有了一阵清闲日子。可这好日子没过多久，骆无极便找上门来。

我知道这老贼是跟我讨债来了。于是见到他我直接便开口问道：「你想要什么？」

骆无极也毫不遮掩，直白道：

「我想要一把剑。」

「剑？」 我狐疑看着他：「什么剑？」

好家伙，我以为多大个事儿，一把剑也至于让他费好大把劲跟我要？难不成…

我眼睛一眯，后退半步：「你该不会惦记阎王那把龙阁剑吧…那把剑我可给你整不来。要是那把，免开尊口。」

骆无极看着我，笑了起来：「林大人，昔日十三把龙阁剑只剩下一把。你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打它的主意。况且…阎王大人把那把剑藏在何处谁都不知道，自然不是那把。」

听了这话，我才放下心来，半步跨了回去，说道：「那你到底要什么剑？哪里能找到？」

骆无极依旧笑着，说道：「说来容易，就在人间。」

「人间？」

我松了口气：「多大点儿事儿，人间我常走动。说吧，怎样一把剑，现在何处？不过前提我得说好了，一不偷二不抢，买剑的花费你来出。」

骆无极慢悠悠说道：「三千年前楚国绥东裴氏祖传之剑，蚩鸣。」

我猛地抬眼，死死盯着骆无极。那一刻我才恍然，他为何一定要我给他找这把剑。

「我帮不了你。」我冷冷道。

说着，转身便要走。骆无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林大人，这是你答应过我的。言而无信的事你可从来不做。」

「那这就当是我林拂言而无信的第一次吧。」

我向后摆了摆手。

「林大人，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这一脚跨出去，此后可就别想再进我异诡阁。」

骆无极声音幽沉，软的不行，开始威胁起来。

我脚下一顿，微微侧过头，不耐烦道：「骆无极，你到底想干什么？天下的剑那么多，你为何一定要那蚩鸣？」

说着，我转过身冷眼看着他补充道：「难不成是存心找我不快么？」

骆无极道：「自然不是。」

我正头顶冒烟，又听骆无极幽幽道：

「如果我说那把剑本就属于地府，林大人也不肯帮我这个忙么？」

「地府？」我蹙起眉毛。

这地府是怎么回事儿？一会儿丢了凶兽，一会儿丢了剑。看来鬼王肃查地府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年来阎王的确是管得过于松懈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可别告诉我…裴家祖先也是你们异诡阁的鬼差。」我问道。

骆无极轻笑：「剑是我异诡阁的剑，但人不是我异诡阁的人。你姑且将那剑理解为我异诡阁送出去的东西好了。」

我无语至极：「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这个词你没听过么？」

骆无极道：「本来呢，我也没想要回来。可鬼王他不同意啊，一定要把剑收回来。」

「鬼…」我嘎巴着嘴，一脸问号，随后笑了起来，抱臂道：「好哇，你异诡阁也有今天。」

「林大人就别说风凉话了。」骆无极挑了挑眉：「那把蚩鸣剑就在裴玄度的墓陵中。我知你和他曾是故交，从他墓中取一把剑应当不难。」

古剑皆有剑灵。守墓的剑灵邪气重，也更加忠心，对于无端闯入主人墓陵的任何生灵都会充满敌意。而骆无极这老贼是打定了那蚩鸣剑的剑灵一定认得我，并不会与我为难。

我冷笑了一下，盯着骆无极道：「骆大人，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你找我前难道未曾打听打听，那裴玄度是怎么死的么？」

骆无极没有说话。

于是我又笑了一下，压着嗓子道：「是我杀了他。」

说罢，笑意乍然消失，我转过身去。

「林大人！」

骆无极的声音洪亮而散漫：

「你便是再不愿意，恐怕你也不得不回趟故都。顺便下趟墓，又有何为难你的？」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得不回故都？」我再次停下脚步。

「呀！」骆无极作无辜状：「檀逢大人没有告诉你么？鬼王大人盯上了一只恶鬼，要送进袅袅林。檀逢大人已经接到任务，恐怕此事会求到你身上。」

我深深吸气，努力压制自己想要骂人的心。

「又是鬼王。」我点了点头：「好样儿的。」

我咬着牙，想来想去还是过不去心里这道槛儿，开口问道：

「咱们这位鬼王究竟什么来头？」

骆无极笑了：「连林大人都不知道，何苦来问我骆无极呢？」

我哼了一声儿，眯眼道：「我不是在问你骆无极，而是在问异诡阁。」

「无关任务，无可奉告。」 骆无极摆出一副极其欠揍的模样，我这手心一阵痒痒。

看着我面色难看，骆无极似乎十分满意，终于幽幽笑道：「行吧，当我此番赠你个答案好了。林大人没听说过咱们现任鬼王，但应听说过鬼王寻渠。」

我点了点头：「幽冥三王之一，昔日领鬼族归顺了大罗天那位。」

骆无极「嗯」了一声儿，说道：「如今的鬼王荻珏，乃是寻渠的同胞弟弟。自打寻渠隐居，便把王位给了他，可这位起初是不愿意接这烂摊子的，于是索性云游去了。不知怎么的，最近忽然又来了兴致，大刀阔斧一番，什么模样你也都瞧见了。」

「怪不得…」 我挑了挑眉。

「什么怪不得？」 骆无极问。

我道：「怪不得他下手如此凶狠，原是昔日幽冥鬼王的亲弟弟。」

「还有呢…」 骆无极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道：「这位据闻还是昔日幽冥十三凶煞之首龙阁帝鸢的知己。你且想想，帝鸢是什么人物？能同她比肩的，恐怕不是什么善茬儿。」

我深深呼了口气，又听骆无极笑着说道：

「所以林大人做决定前还是三思啊。」

我心里秤砣已落，然死鸭子嘴硬。

「我再考虑考虑吧。」

说罢，我潇洒踏出门去，带走了异诡阁一阵歪风。

【24】

袅袅林边的无路亭中，檀逢摆了一桌子瓜子茶点，说好了今日以茶代酒为我庆功。

我抓起一捧瓜子，磕得开心，忽听檀逢道：「你听说了么？」

「什么？」我微微抬眼。

檀逢说道：「鬼王有意把押魂使并入第三号牢房。」

我蹙起眉毛，顿时手里的瓜子都不香了：「什么叫把押魂使并入…那不就等于是把咱俩并入么？」

檀逢点了点头。

我差点掀了桌子：「这小子是让我领三号牢房办差还不够，非要把我们和三号牢房粘在一起是吧！」

「诶呦祖宗，你小声儿点儿。」檀逢吓得五官乱飞，双手慌张地扑腾着。

「老子怕他？」我怒目圆睁，一拍桌子。而后仔细想了想骆无极的话。上古幽冥后裔，昔日鬼王寻渠的弟弟，龙阁帝鸢的知

已…

行吧，还真是惹不起。

不用人劝，我自己消停了，缓缓坐回凳子上，许久没再开口说话。

檀逢缓缓说道：

「我其实也理解他的意思…地府乱了上千年了，不说别的，就咱们几个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鬼差出了岔子咱们擦屁股，上头出了岔子咱们顶缸。我也真是受够了。要我说，并入三号牢房也好，总归是跟他们桥归桥、路归路，省了好些麻烦。」

我冷笑了一下：「咱们这鬼王心眼儿多着呢。他既让咱们进第三号牢房，必会再重新划分地府管辖区域。你瞧好吧，三号牢房以后只会擦更脏的屁股，顶更大的缸。」

檀逢一阵沉默，许久长叹了口气：「老林，你说的对。鬼王已经对我下手了。」

「啊？」我一惊，迅速上下打量了檀逢几眼。

檀逢无奈道：「鬼王昨儿指名要收邺阳的一只鬼进袅袅林，限我半月内办了这差事。我看他想借机弄死我。」

「哥们儿，不怕奥，你已经死了好几千年了。」我拍了拍檀逢的肩膀，希望有安慰到他。

许久，檀逢搬着凳子向我这边挪了挪，一脸谄媚，竟让我想起苏温那小子。

「老林，要不…你替我上去把她逮回来？」檀逢试探问道。

此时我终于想起骆无极说的我总归是要回故都的那句话来。他是吃准了檀逢一定会跟我开口，而我也多半不会拒绝檀逢。

「能不能不去？」我侧眼瞥着檀逢。

「行。」檀逢挺直了身板，唉声叹息一番，说道：「只是以后地府可能就剩你一个押魂使啦。我估计是有命回来，也得被降职。」

「得了吧你。」我翻了个白眼儿：「你姑且跟我说说，什么鬼那般能耐，劳鬼王亲自开口不说，还至于让你堂堂一个押魂使丢了鬼命。」

檀逢一见有戏，又凑了过来，问道：「还记得霍姚么？」

怎么回事儿，最近这些鬼怎么扎堆在这儿跟我哪壶不开提哪壶？

「谁？」我装作听不懂，扔进嘴中一粒花生。

檀逢无语至极：「霍姚啊！三千年前你在人间的名字。」

「哦，是么？」我点了点头。

「你故意的是吧！」檀逢眼睛一瞪。

「啊啊啊，想起来了，抱歉。」

我笑了一下，仰头抿了口茶，而后慢声问道：

「无端又说起她做什么？」

檀逢慢条斯理讲道：「昔日霍姚的执念在凡间留下了一个影子。本是被封在阿摩寺中，可三年前阿摩寺的最后一个守印人死了，便给了她破印而出的机会。好家伙，怨念极深，法力极强，是六亲不认十分豪横。那是恶鬼中的恶鬼，怨灵中的怨灵。」

「鬼王要收的恶鬼就是她？」我狐疑得看向檀逢。

檀逢认真且乖巧得点了点头。

我眉头紧蹙，捏着瓜子皮的手悬在半空。我就说，这鬼王绝对没安什么好心思。从雪桑谷到蚩鸣剑再到这影子鬼，他决心是要把我的老底都翻出来晒晒，伤疤都掀起来瞧瞧。如此居心叵测，宛若同我有什么深仇大恨。

他既做局到如此地步，不接他的招儿倒显得我林拂玩儿不起了。我心下冷哼，眯了眯眼睛。

「老林…」檀逢见我一脸精神病样，推了推我的胳膊。

「嗯…阿摩寺…」我扔了瓜子皮，举着茶盏，想了好一会儿，又看向檀逢，问道：「三千年前…有这个寺么？」

檀逢摊了摊手：「三千年前，我早是黄土一抔，哪里还会知道上面的事。」

顿了顿，他问道：「霍姚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么？」

三千年了，本应是记得十分不真切了。但就他们这么反复提醒，我原本想不起来也早就想起来了…

「被逼死的。」我云淡风轻。

檀逢翻开一旁的卷册，找了好一会儿，盯着某页轻轻笑了一下：「说得还挺文明…」

「楚国大业三年，长公主驸马起兵，攻临柔，入长安殿，杀景成帝及长公主霍姚。」

檀逢念罢，抬头看向我：「长公主驸马韩言赢，给了霍姚一杯鸩酒。这个你应该还记得吧。」

「可笑。」我拿起白色绢帕擦了擦嘴角：「你看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檀逢一愣，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卷册，说道：「地府名录•大楚卷。有什么问题么？」

「有什么问题？」我叠好绢帕掖进袖口，认真看向檀逢：「让我来告诉你有什么问题。昔日，韩言赢打算一杯毒酒送霍姚归西，可霍姚没有饮下那杯毒酒，而是一回身，撞死在了龙椅之上。所以你当那周国的开国皇帝韩言赢不惜劳民伤财，也要扒

了那长安殿，在平地起一座长息塔，是为了什么？不过只是为了抹去霍姚昔日撒在龙椅前的一摊血罢了。」

檀逢蹙了蹙眉，又低头去找，翻了一页，眼睛一瞪：「还真的是…韩言赢登基之后…真的不顾群臣反对毁了长安殿，建了一个长息塔。」

我满意得笑笑，扔进嘴里一颗蜜饯，身子向后仰着，眯起了眼睛。

想起这事，我还是觉得好笑。即便过去几千年，那好笑的程度真是只增不减。当年背叛霍姚的两个人，莫镜云神神叨叨隐居幽谷，供奉画像三千年。韩言赢疯疯癫癫修建佛塔，只为镇压一摊血。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檀逢嫌弃地扔了那地府名录，气得恨不得踩上两脚，愤愤道：

「那些个整日拿着笔杆子满地府晃悠的，就不能考证考证再写么？真是浪费感情。」

我捡起地府名录，轻轻掸了掸，又放到了桌子上，看着檀逢，道：「你不用在这儿跟我演什么刘备摔阿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进地府时候就是拿笔杆子起家的。我告诉你，别的鬼也就罢了，这个霍姚的影子鬼，我可收不回来。」

檀逢十分谄媚地笑了笑：「老林…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既是这影子的主人，由你出面，方便许多啊。」

「我…？什么主人？」我微微愣了一下：「你说…作为霍姚？」

檀逢点了点头，满怀期望地看着我。

我摆了摆手：「讲个故事听听还行，什么霍姚不霍姚的，已经过去三千多年了。姜叶颂我都快不记得了，更何况霍姚了。你让我以主人姿态去收回影子，脸皮忒厚了，我可做不到。」

檀逢不肯罢休，此时有些急了，说道：「那怎么能一样呢？姜叶颂你不在意那是因为你 know 自己是林拂，可霍姚不一样啊！你那时候不是犯了错，被九重天扔下度魂台，才入了轮回的么？你又不知自己是林拂，那一世的记忆和感觉不是应该无比真实、无比深刻的么？共情这个词你听说过没有？你和那影子你俩有共情，那能一样么？那…」

「等等，你能不能别那么激动…」

我试着让檀逢调整一下呼吸。看着他那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下一秒就要抽了。

「我纠正你一下，昔日我不是犯了错，被扔下度魂台。而是我去九重天办事，不小心被撞下度魂台。」

我十分认真得和檀逢解释，可他似乎也听不进去。

我叹了口气：「我这些破烂事你都是从哪儿听说的。」

我实在费解，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么？天上地下的八卦丑闻，闲来无事，都互通有无？此事说起来怪我的好奇心。昔

日九重天的南殊神君渡劫归来，一帮神仙守在度魂台。那日我碰巧去上界送卷名录，不过凑热闹去瞧了一眼，就这一眼，转身功夫便不知被哪位冤家挤了个趑趄，众目睽睽之下栽下了度魂台。

如此一栽，我便浑浑噩噩在人间呆了二十五年。说是韬光养晦吧，半生斗智斗勇不说，最后还激愤而死。说是渡劫去了吧，说到底就是被挤下度魂台的，实在是个意外，也不算在修行上。

你说我冤不冤？

真乃旷古奇闻，比人间的窦娥还要冤。

我正回忆着，檀逢忽然问道：「你还想不想飞升上界了？」

「废话…」我瞥了他一眼：「不然你以为我对那些滞留凡间的鬼娃子那么有耐性？我早就一斧头砍下去，叫他们不听话的统统魂飞魄散。」

檀逢咧了咧嘴，又凑得近了些：

「你想想，若你能把这影子解决了，那寺僧必然感激你，到时候一激动给你立了鬼像，供奉起来。往后千百年的，吃着香火不说，添了多少修行？」

我微微有些动摇，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

檀逢趁热打铁，又道：

「还有，那地府就难道不算你立了功么？好家伙，千年老鬼栽在你手上，想想它不刺激么？那鬼…」

「行了，够了。」我伸出手，幽幽道：

「去阿摩寺，即刻启程。」

【25】

说是即刻启程，然需要准备的还有不少。这几日，我筹备着回阳间所需的东西。就在临行当日，苏温找上门来。

彼时，他抱着剑斜靠在门口，一言不发看着我。

「你干什么？」我打量着他。

「等你啊。」苏温道。

好家伙，如今连大人都不叫了。

「等我干什么？」我抓起包裹和剑，奇怪得看着他。

「当然是跟你一起去抓影子鬼了。」

苏温说得稀松平常，似乎我才是那个奇怪的人。

我一脸吃惊：「你为何要跟我去？你知道我要去哪儿么？」

苏温道：「邺阳阿摩寺，顺趟下个裴玄度的墓陵。」

我微微张开嘴巴，这鬼小子消息够灵通的。只是我依旧想不通他为何要跟着去。

「这不是三号牢房的差，而是檀逢的差，你不必跟着。」

说罢，我从他身边挤出门去，顺便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没听说么？押魂使就要被并入我们第三号牢房。以后自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说着，苏温又跨步到我身侧，一把夺过包裹，挑眉道：「走吧，我的同僚。」

「我…」

看着苏温蹦跳的步伐，我大大的无语。

「等等！」我大喊了一声儿。

苏温回过头看着我。

「走之前我还要见一个人。」我说。

苏温愣了片刻，随后问道：「莫琮？」

我点了点头。

苏温笑着摇头：「我就知道，没弄清楚他为何知道诡术的秘密，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近日来，阳间死的人不少，地府是相当忙。莫琼还没去投胎。见到他的时候，他毫不惊讶，就仿佛早便知道了一样。

我以为他会和秦一迟他们一样，喊我姜叶颂的。可他轻轻笑了一下，只说了句：「林大人，别来无恙。」

我敷衍得笑了一下，正想着如何开口。莫琼却忽然问道：

「你想知道什么？」

他既如此直白，我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便直接问道：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知道诡术的秘密的。」

莫琼没有说话，可我也看不透他在想些什么。

我补充道：「莫连风说他死前烧掉了所有关于至阴之血的记录和他查到的所有相关记载。那么你又是从何处得来的药方？」

莫琼依旧没有开口。过了许久，他忽然问道：

「如果我说我回到了过去，你会相信么？」

他的脸色平静，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我虽微微愣了数秒，然很快回过心神来。我做鬼差几千年，押魂使也做了七八百年，什么古怪事没见过？逆转阴阳尚且存在，逆转时间又算得了什么？

「我信。」我点了点头。

莫琼似乎松了口气，缓缓道：「说是回到过去，实则是入梦之术。那梦的入口就在画中。」

「画…」我喃喃念着。

这入梦之术我早有耳闻，施术者以特定物件为皿，施以梦术，然入谁的梦境却不是施术者说了算的，而是由那物件上吸附的意念所决定的。一旦意念消失，入口也就随之消失。此外，就连施术者也无法选择入梦的时间和地点。也正因为不确定性太多，千年来地府的官差已经很少用这种路数，久而久之便也就在地府失传了。而今还用这术法的，恐怕也就只有阴阳司的鬼侍了。

可莫琼是如何进入墓室…接触到那幅画的呢…虽说血契可以重新缔结，可凡胎肉身能够做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莫家的血契靠的一定是血液的承袭，血契在同等血液中择优而主，莫连风就是上一代中被契兽选择的主人。但莫连风没有孩子，按理说血契便自此断了，更没道理跑到莫琼的身上…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莫琼是被莫连风带进墓室的。

如此想着，我便问：「是莫连风带你进墓室的？他难道就没发现画中的秘密么？」

莫琼摇了摇头：「十二岁那年我随小叔叔进过一次墓陵，然后在那里陷入昏迷，整整三个月不省人事。他们都以为我被墓陵里的煞气所伤，却不知我是入了三千年前的那场梦境。」

我犹疑问道：「那入口…是殷如惜留下的？」

莫琼点了点头，苦笑道：「昔日我从梦中醒来，沾沾自喜于知晓了治愈顽疾的药方，未曾与他人再提起入梦之事。多年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一切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参悟。那扇石门背后的秘密并非是半卷药方，也并不是诅咒的根源，而是改变过去的机会。可惜…我莫家世代英才辈出，没有一个人真正参透石门背后的这个秘密。」

「改变…过去？」我眉头紧蹙：「殷如惜…想要莫家的后人逆转莫家命局…？可莫家世代如此只因她是阴间的押魂使，然若没有她，莫家世代的子孙又都将不复存在…这局，如何破？」

莫琼摇了摇头，眼眶微红，沉沉叹了口气：

「你错了。回到过去，不是为了让莫家摆脱世世代代的梦魇，而是为了那个人。」

「谁？」我大脑一片空白，脱口问道。

莫琼声音幽幽：

「三千年前，大楚的长公主，霍姚。」

我心里一震，瞳孔瞬间放大，过了许久，才渐渐缓和过来。

莫琼面露哀色：「莫镜云当年卸去军务，隐居雪桑谷…并非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愧疚。他自以为坚守天下正义…到头来却害得挚友惨死。旧伤易愈，心疾难医，终究是抑郁而终。」

我冷眼看着莫琼，沉沉道：「若他心中真有挚友，便不会起兵而反，便不会杀了挚友唯一的亲人。」

莫琼叹息道：「他给过景成帝机会的。」

「什么？」 我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

莫琼道：「两军对峙，他曾说…禅位为王，可永留邺都。离开…是那景成帝自己的选择。」

「离开…」 莫琼的措辞十分古怪。我狐疑得看着他，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你究竟入了谁的梦？」

莫琼没有说话，眼神却是欲言又止。我静静看着他，空气忽然归于寂静。

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地府寂静无声的时候有多么可怕。幽暗的环境中透着一股生锈般的味道，周遭潮湿阴冷，仿佛袅袅林的恶鬼就趴在你的身后，铜铃样的眼睛死死瞪着你。

「莫琼，到你了。」

忽闻一男声，我一个冷颤，回过头去才发现是送莫琼去投胎的鬼差到了。

「林大人！」

那鬼差恭敬同我拱手，而后看了一眼莫琼，问道：「是否需要…」

我摆了摆手：「不要耽搁正事…去吧。」

如今这时候，他不说我也不愿逼他。毕竟他是谁都好，所有事早已无从改变。那么知道或是不知道，又会有何分别？

我最后看了一眼莫琼，缓缓转过身去。没走两步却听身后一声嘶哑的呼唤：

「阿姐…」

我脚下一顿，身子猛得颤了一下，缓缓回过头：「你叫我什么？」

莫琼好看的眼睛里盈着泪，轻轻笑着，摇了摇头，一张开嘴，话未出口，泪就掉了下来。

我睁大了眼睛，在脑子还反应不过来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有了反应，酸涩的眼中忽然涌出一圈儿泪珠。

「我问你叫我什么？」我盯着莫琼，问道。

莫琼喉咙哽咽，脸上依旧带着浅浅笑意，涩声道：「阿姐，我终究是活不到那一天，无法改变过去，无法让你复生，也无法阻止莫家的悲剧。其实当我在这雪桑谷中见到姜叶颂的时候就应该明白，一切都该结束了。无论如何，还能再见到你。老天终究是待我不薄，是么？阿姐。」

「城儿…？」我的嘴唇在抖，说出来的这两个字也含糊不清。

怎么会？莫琼怎么会是城儿呢？霍姚的胞弟，那年仅十九岁便战死于皇城的景成帝霍城，怎么会是莫琼…

那一刻我才忽然明白，莫琼在那过去的故事里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莫琼入的梦又是谁的梦。宣庆十七年春猎，韩言赢给公主霍姚画那幅画的时候，真正的霍城也在。次日，霍城在春猎中中箭昏迷，足足两日才醒过来。

我一阵恍惚，回忆了许久，长长呼了口气：「那场春猎…那场春猎重伤后醒来的…就是你了…是么…」

莫琼眼稍微抖，颤声道：「我以霍城的身份留在过去，糊里糊涂过了梦中数年…可惜大梦初醒…时过境迁，我才明白他们要改变的过去究竟是什么，也终于恍悟我究竟犯下了怎样糊涂的过错。莫镜云，殷如惜…」

听到这两个名字，我还是不自觉得眉头一紧。

莫琼只是微微一顿，深深的一声叹息，微红的眼看着我，继续说道：「你们曾经那般要好的…是我…看错了症结…一心想着在三千年前找到破除诅咒的方法，因而荒废朝政…渐失民心。是因为我…才令你们分歧日增，终究分道扬镳。我不知道何为命运…若我没有回到过去…真正的霍城是否就已经死在宣庆十七年的那场春猎之中…又或者…若我能够作为霍城…去守护百姓、励精图治…后来的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莫家这么多人，只有我能进入梦中？究竟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究竟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看着脸色惨白，仿佛着了魔一样的莫琼，我喉咙一哽，抓着剑的手不自觉得晃了一下。

许久，我只是淡淡说道：

「霍城的生死不是你能够左右的。就像过去不因你而存在，未来亦不因你而改变。你是霍城也好，莫琮也罢，沧海一粟，怎可与天斗？」

我如此说着，不过为了让莫琮安心上路。他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也不愿多想。

于我而言，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背叛了就是背叛了，没有理由，不问归处。霍姚的一生如此，我林拂的鬼生亦然。

我提着剑走在黄泉路上，曼珠沙华透着暗红色的幽光，苍穹之下，显得格外扎眼。

这条路上走过太多太多的人，他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可终究是没有人能够从此处折返，他们只能不回头得一直向前走，过了奈何桥，奔赴另一场人间。

【26】

临行前我见了阿摩寺最后的那个守印人。他见到我时十分害怕，微微张开嘴巴，许久说不出话来。费了好多口舌，他才肯相信，我并非那只恶鬼。

其实我也想不通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再恶的鬼她敢来地府自投罗网么？简直天方夜谭。

我问那守印人：「你替何人守印？」

他答：「替我父亲。」

我很无语，又道：「此替非彼替，是'为了'的意思。我问你在为何人守印。」

守印人答道：「世世代代的功业，并不知具体是什么人。」

我又问：「那结印者是何人？」

守印人答道：「时过境迁，三千年前的事无从知晓。」

我冷笑，慢悠悠抽出我的剑左右晃了晃：「你既已经死了，你的秘密便成了地府的秘密。即便你在我这儿不说，异诡阁的骆无极总有办法请你说。可他不像我这么文明，也不想我这么有耐性。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守印人沉默片刻，听得真切，并深以为然，于是老实答道：「吾家世代替大周皇家守印。结印人传闻是名女子，名唤惜娘。」

我眯了眯眼睛。好一个韩言赢，好一个殷如惜。方才还听那莫琼说着殷如惜如何如何后悔，留给后人一个改变过去的机会。原是转过头就把我的影子给结印在了冷冷清清的寺庙之中。

那守印人听说异诡阁骆无极要见他的时候，那是一阵哀嚎。一旁的鬼差吓了一跳，十分不解地看着我。

我轻轻笑了一下。恐怕这守印人很快就要知道，他是被我骗了。骆无极并非如我所说那般恐怖，而我口中那不文明的鬼是我，没耐性的鬼，也是我。

一切准备妥当，我与苏温便离开了地府。我这一路没怎么说
话，苏温便也很识趣得沉默起来。

夜里，我与苏温在了无街歇了脚，正好赶得上最后几间厢房。

要说这了无街，其实就被活生生塞进阳间的一条鬼街，由地府
管辖，隐匿于每一个义庄旁的老树中，为过路的鬼差和魂魄提
供歇脚的地儿。

夜晚的了无街灯火通明，宛若白昼。鬼差们对酒当歌，舞女扭
动着杨柳细腰，风姿迷鬼。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十分安静的地方，客栈屋顶。这里的风有
些怪，直往人眼睛里钻，我托着下巴静静一个人看着月亮发
呆，任由那风揉捏我的脸颊和眼眶。可没过多久，苏温便提着一
壶酒爬了上来。

「发呆不如喝酒。」苏温笑着给我倒了一杯。

我接过酒，轻轻抿了一口，一阵风吹过来，连打了两个喷嚏。

「还在想雪桑谷的事？」苏温问道。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将今日的事挑挑拣拣说与了苏温
听。

听罢，苏温问道：「你劝他放下，自己却放不下了么？」

我摇了摇头：「我只是在想，如果真的让莫琮改变过去，大楚
不以那样的方式灭亡，而霍姚亦不以那样悲惨的方式死去。我

现在会在哪里？还是现在的林拂么？」

苏温叹了口气，脱下斗篷披在我的肩上，轻声道：「虽然我不知道如果改变过去，现在会有什么不同。但我一直相信虽自天地开辟以来，天界掌生，冥界掌死，人之命运看似已定，然一切仍有变数，非天地所能控制。也正因如此，无论是人是鬼还是神，都想与命运一搏。谁知道呢？或许命运早已悄然改变也说不定。」

我看着苏温，如此温沉，竟又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苏温了。

苏温发现我在看他，眸光微微闪动，别过眼去，嘴角含笑：「可别那么看着我。我知道我清朗俊逸，魅力不凡，可我不会找个官阶比我大的老婆的，你趁早死了那条心吧。」

「有病…」我瞥了他一眼，转过头却笑了。

我这些年来在地府，见过太多太多的鬼，真正停下来说过几句话的寥寥无几。所以我常说，地府是冰冷的，鬼与鬼之间总有一道隐形的界限，你看不见，可它终究就在那里，一刻也不曾消失。

而如今苏温的出现让我忽然觉得，阴冷的地府也开始有了温度。

也许檀逢说得对，冰冷的不是地府，而是我们早就被时间风化了的那颗心。

【27】

自打作为霍姚死去，我已经三千年没有回到过邶都。无论是曾经的楚国，还是后来的周国，都已经不存在了。如今的陈国皇姓为闵，在两百多年前定都兰宁，将邶都更名作邶阳，废弃了故宫。如今街头巷尾，人们只道邶阳阿摩寺所在原本是故宫中的一座长息塔，却没人记得，长息塔处原是一座长安殿，历楚国六代帝王，那后来被夷为平地的鬼宫也曾有过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

夜里，站在阿摩寺外，望着高高的塔尖，我一阵恍惚。苏温看在眼里，打开包裹翻来翻去，终于翻出了两个面具。他将玄色的戴在脸上，又拿着金色的贴近了我。

「这是做什么？」我本能得后退，手推着那个金色的面具，问道。

苏温道：「怎么，你想让那影子鬼瞧见你的模样，知道你就是霍姚么？」

我看着那金色的面具没有说话，但是缓缓松开了抗拒的手。苏温为我戴上了面具，随后绕到我的身后，将那带子慢慢系上，我感觉得到他的手交错着紧了紧带子，动作却很轻微。不知道为什么，苏温靠近我时，我好像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他的动作也让我感到无比熟悉，就好似这个场景在过去的千年中已经重复过无数次。

「苏温，你在第三号牢房多久了？」我边调整着面具，边问道。

「很久了。」苏温说罢，身子向前，看着我笑道：「比你要久得多。」

苏温的脸靠得我很近，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珠儿是浅褐色的，圆溜溜闪着温柔的光，好似黄泉路上抬眼可见的璀璨星河。

我看着他，嘴角不自觉地微微扬起，当我发现的时候感到尴尬不已，于是嘴角猛地落下，恢复了往日平淡的神色，问道：

「为什么留在第三号牢房？为什么留在地府？为什么…渡不过？」

我是个死胎，不能理解他们凡人口中的所谓难以割舍，因而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何死后会因为渡不过而选择留在地府。

苏温轻轻笑了：「地府有什么不好？人间又有什么好？留在地府并不一定是因为渡不过，还有可能是因为渡得彻底，直接到了彼岸，不可以么？」

苏温说得好有道理，一时之间我竟无言以对，只会点头。

「走吧。」苏温向那塔努了努嘴。

塔内光线幽暗，从烛台可以看出原本的烛火应是不少，只是最后一个守印人死了，无人更换燃尽的火烛，只剩下一些到了底的还在苟延残喘，好似稍微溜进来一缕风便很容易将它们熄灭。

影子鬼如今已经破印，早就离开了阿摩寺，可这儿终究是她的老巢，不知何时她便可能返回来。我与苏温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

翼，生怕惊动了那影子鬼，更倒霉的，或直接跟她撞个满怀。

其实这塔有些不同寻常，从外面瞧是座石塔，可塔的内壁嵌了一层玉。昔日也正因如此，韩言赢被指劳民伤财，骄奢无度。我虽厌恶他，可端着心客观来讲，韩言赢并非随意挥霍之人，况且既然他建塔是为了镇压霍姚的血，所有与这长息塔有关的一切便都不是偶然，而是为了霍姚而备。

「奇怪…」苏温忽然喃喃念叨起来。

「什么奇怪？」我问道。

苏温轻轻晃了一下头，四面环顾着，犹疑道：「这些烛台的摆放好像是有规律的。」

我看了一眼烛台，瞧着确实像是某种阵法排列。我点了点头：「应该是当年封印的一部分吧。」

苏温若有所思般看着那些烛台，摇了摇头：「不对。影子鬼既已破印而出，这些烛台怎么还会好好地排列在这儿？你看，消失或是熄灭的火烛明显是燃尽或是风熄，而不是被什么人强行冲破封印所致。」

看着眼前烛台，我蹙起了眉毛，仔细端详了许久，问道：「那你觉得是什么？」

苏温道：「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里除了封印还有过另一种阵法，不过看样子已经被荒弃了。」

「烧信回地府问问。」我说道。

话音刚落，我又改了口：「等等，骆无极那老贼总是遮遮掩掩，能说一句绝不说三句。我还是先问问阎王大人再说。」

苏温歪头看着我，问道：「阎王…不是失联很久了么？」

我叹了口气，摸了摸颈间的玉坠：「他自来是这样的，能找到的时候少，找不到的时候多。」

苏温问道：「既如此你还找他做什么？」

我解释道：「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关键的时候他总会出现的。纵然每次脸色臭了些，言语难听了些，可三千年来，倒也没掉过链子。」

苏温笑了：「听你这意思也没少受他的气。」

我说道：「也不能说是受气。你也知道，他早被挖去了心肝，如何能以常鬼的心态去看待他？关键时候能出现就不错了，还想指望他和颜悦色么？」

说罢我看了苏温一眼，试探性问道：「你见过鬼王么？」

苏温点了点头：「上次雪桑谷见过一次。怎么了？说着阎王，无端又提起鬼王做什么？」

我咂了咂嘴，话在嘴里捂了许久，才终于说道：「就是上次，在雪桑谷的墓陵中，那鬼王瞧着好生奇怪。当时我并未在意，可回去仔细想想，越想越不对劲儿。」

苏温一愣：「哪里不对劲儿？」

苏温一脸求知，我顿时来了热情，正襟讲道：「如今咱们地府两位说了算的。鬼王和阎王，脾气都够坏，性格都够怪。可是你知道他们有何不同？」

「有何？」苏温眼睛一眨，静静竖起了耳朵。

我认真道：「他俩，一个冷、一个损。」

苏温微微张开嘴，脸上肌肉一抽：「谁…损？」

「明知故问！当然是鬼王。」我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刚才那些关于阎王的事儿我算是白讲了。

「具体怎么说？」苏温又问道。

我详细剖析道：「阎王我太熟了，他没有心，所以冷淡凉薄，永远不能感同身受，他说话从来是照着心口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那么一下，就能让你死透了。但鬼王可不同。我虽说没见过他几面，可昔日在地府宣琅殿外我也是同他说过许多话的。他说话那是笑里藏刀并上冷嘲热讽，他可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完事儿了，他是拿把刀反复插入你的腹中，刀刀见血却刀刀不致命。所以这鬼王，不是冷…而是损啊！」

苏温张了张嘴，想说出一个「损」字却始终没说出口，嘴巴嘎巴了两下，又闭上了。他似乎对我的讲解感到十分无语，无奈问道：「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眸光一闪，寒色飘过，煞有介事道：「当日雪桑谷那个鬼王…人狠话不多…口吻听着相当熟悉，怎么听着、瞧着感觉都

是阎王。」

苏温点了点头，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额头。

「你干什么？」我心里一颤，向后退了两步。我也不知道我在躲什么，但当他的手触摸到我额头的那一瞬间，我就似过电一般，脑海里骤然闪现出那双灿若星河的眼睛。

还好苏温没瞧出我的异常，只是说道：「我看看你是不是烧坏了脑子。阎王无缘无故假扮鬼王干什么？鬼使神差…邪了门儿了？」

凉风幽幽过，我边四顾着，边压着嗓子道：「别不信，鬼也要信邪。先不说阎王怎么回事儿。不瞒你说，我总觉得鬼王那小子是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如今还不知道在哪儿盯着咱们呢。」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鬼王对我是步步紧逼，招招精准打在我的命门。而且他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哪步棋，显得我十分被动。

「神经病…」苏温十分嫌弃地看着我，伸手奔我前胸而来。

我猛地双手交叉挡住前胸，瞪眼道：「你干什么？」

苏温一脸无语，一把从我交叉的缝隙中拿起挂在前胸的玉佩，强行塞到我手里，一字一顿说道：「抓紧时间问阎王。」

微微愣了两秒，我便火速反应。

「动手动脚、鬼鬼祟祟、居心不良。」我冷声说罢，又瞪了苏温一眼，握着玉坠转身而去。

背后的苏温没有再说话，好一会儿才听到跟上来的脚步声，我的嘴角忍不住向上扬起了一个胜利的弧度。

地府三千年，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这世上所有的情绪都是相对的。例如，只要你高兴，希望你不高兴的人就会不高兴。只要你不悲伤，希望你悲伤的人就会悲伤。同样的，任何奇奇怪怪的场合，只要你不尴尬，那尴尬的永远都只会是别人。

【28】

果不其然，不出我所料，阎王大人依旧没有响应我狂风暴雨般的呼唤。

我一回头，便看见苏温抱臂看着我，仿佛在说：我说什么来着？

可就在我放下玉佩的前一秒，那边忽然传来非常寡淡的声音，只有三个字：

「干什么？」

我一阵惊喜，嘴巴贴着玉佩道：「阎王大人，您可算在了。我想打听个事儿。」

「说。」阎王大人惜字如金。

我看了一眼苏温，对着玉佩把阿摩寺的事儿全都说了一遍，又将眼前烛台的排列和猜测全都形容了一遍。

玉佩那一边阎王有一阵子没说话，而后说道：「给我看看。」

于是我通过玉佩开了天眼，给阎王看了这塔中的景象。

看罢，阎王说道：「你不是和骆无极已经打听过了么？」

「嗯？」我没听明白他的意思。

阎王又道：「雪桑谷的时候你不是已经打听到了那愈生还阳之术了么？虽然不是全部，但你眼前所见就是那术法最基础的排列。」

我与苏温对视一眼，愕然问道：「这是那个诡术？」

问出口，我的脑海里忽然就回想起一个事来。之前在雪桑古苏温问过骆无极关于干尸的事情，骆无极的回信中写到，三千年前有一个皇帝痴迷这种邪术，遍寻天下奇人异士为其炼制丹药，最后真的成功了。

韩言赢...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仿佛被谁掐住了喉咙，再也不能呼吸。那三千年前修炼诡术的是韩言赢？他为何在这长息塔中修炼愈生还阳之术？殷如惜将霍姚的影子封印在此，是为了以戾气和怨念为养料，修炼诡术么？韩言赢难道想要长生不老？

听我许久没有说话，阎王那边忽然问道：「你和谁在一起？」

「苏温。」我说道。

阎王没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

「阎王大人...还在么？」我试探性问道。

许久玉佩那边才传来阎王短促有力的几个字：「尽快办结，速回地府。」

「是。」我应了一声儿，便再也听不见玉佩那头有任何响声。

我放下玉佩，仔细端详着苏温，给苏温瞧得直发毛。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他摸了摸脖颈。

「你是不是得罪阎王大人了？」我眯了眯眼睛。

「啊？」苏温蹙起眉毛：「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出此言？」

我冷哼：「怎么刚才一提起你，阎王大人就无语凝噎了？听着脸色也是不大好看。」

苏温感觉莫名其妙，瞪眼道：「无语凝噎就算了，脸色不好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我一脸平和，解释道：「我与阎王多少年的交情？都不用看见他的脸，听着声音自然就能分辨出他的神色。」

苏温看着我，眉心微微皱着，眼睛一眨不眨，说道：「你是不是喜欢阎王？」

「当然喜欢。」我无语至极：「阎王给我养大，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你？」

苏温面露愠色，我也不知道他在气个啥。他点了点头，冷笑了一声儿：「阎王没有心，你还指望能嫁进阎王殿么？几万年来，我还没见过阎王娶亲。」

「谁说要嫁给阎王了？你思想怎能如此龌龊？」我一脸愕然，十分嫌弃地看着苏温。

忽然，我觉出不对劲，抬眼盯着苏温道：「几万年...你说几万年？地府至今不过一万两千年，先有地府而后有阎王，你为何要说几万年来你没见过阎王娶亲？」

「我就是个比喻，你咬文嚼字有意思么？」苏温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苏温不对劲，他很不对劲，他不对劲其实已经很久了。他究竟死了多久？一张嘴就是几万年，说的好似地府在他便已经在，甚至于他比地府存在的时间还要久。

我给异诡阁烧了信，问了些琐碎的信息。又趁着苏温不注意，给檀逢烧了封信，请他暗中帮我查查苏温的身份，并嘱咐切不可打草惊蛇。

【29】

长息塔中一定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但当我真正在这塔的最顶层看到那口冰棺的时候依旧震惊

得待在原地，无法动弹。那冰棺里躺着的人，面容栩栩如生，肌肤看着剔透光滑，除了没有一丝血色外，瞧着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提着剑小心翼翼得走过去，明知道我自己就这么站在这里，我竟还是有些害怕霍姚会突然从那口冰棺中坐起来。

「为什么... 他们要如此保存霍姚的尸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喃喃自语，口中不断哈出凉气。

苏温没有说话，他似乎没有我这般震惊，就像看惯了大场面一样。

「他们要用霍姚的尸体做什么？这又是什么邪术？」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人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苏温看着冰棺，缓缓道：「你就没想过，也许韩言赢施诡术，是为了让霍姚复生么？」

「复... 生？」我蹙眉盯着苏温，语气冰冷：「你疯了么？是他害死霍姚，又为何想她复生？他惧怕她到何种地步，竟不惜毁了长安殿，起座长息塔镇压亡魂。你跟我说，复生？」

苏温镇静地看着我，淡淡道：「可是霍姚终究是自尽而亡。」

我冷笑：「没错。可就算她不那么做，韩言赢也已经备好毒酒。与其那么悲惨死去，她宁可将诅咒永远留在长安殿，让他韩言赢日日难安。」

苏温问道：「那杯毒酒霍姚既没有喝，又怎知喝了就真的会死？」

一时间我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一声接着一声无语的大笑，眼泪都笑得夺眶而出。我伸出剑，隔空点了点苏温：「强词夺理，简直强词夺理。你这样帮韩言赢说话，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是他。」

苏温幽幽道：「我只是探讨这种可能性。三千年了，我以为你可以跳出霍姚来看待这件事。可如今看来，你还是带着她的情绪，总归是有失偏颇。」

我喉咙一哽咽，无从辩解。

苏温见我不说话，便接着道：「你看这冰棺，再看霍姚的尸身，明显就是岁岁朝朝得被人好生照看着。还有，你看她的额头。」

我顺着苏温所指看了过去，只见霍姚尸身的额头上有一指甲盖儿长的血痕。

苏温道：「如果韩言赢真的害怕诅咒，为何不一开始就索性毁了霍姚的肉身？还要打造冰棺，施术贮存？看那血痕，想来此前那影子鬼应该就被封印在霍姚的尸身中。既是为了封印，封印在何处不可，非要用肉身做皿？」

我盯着霍姚的尸体，问道：「你想说什么？」

苏温沉了口气：「我想说封印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此前韩言赢召集了许多凡间术师，他们在殷如惜的带领下施以诡术，为的就是令霍姚复生。只是不知这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只生出一丝执念，化为影子，成了恶鬼。于是他们不得不将它封印在霍姚的尸身之中。至于为什么一定是霍姚的尸身，而不是别的什么...」

苏温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字沉缓说道：「因为他们...起码是韩言赢还抱有一丝奢望，奢望着有朝一日诡术能够成功，那大楚的长公主霍姚，还能够借尸还魂，再回人间。」

我的身子猛得一颤，大脑随之一片空白。我所笃信了三千年的事情，怨恨了三千年的人，为何在苏温口中，竟成了全然陌生的模样？在他口中，三千年前的那个故事里，我方若只是一个什么也看不懂的过客。

正晃神功夫，地府的回信来了，我接下黄纸攥在了手中。接着缓缓抬起头来，握紧了手中的剑，寒声说道：「走吧，去找那影子鬼。」

苏温蹙眉：「离开阿摩寺就犹如大海捞针，要去何处找？」

「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执念。她的执念，就是韩言赢，所以有韩家后人的地方，她就一定会出现。我方才烧信问了韩家后人的事，异诡阁已经回信，我们应该启程了。」

说罢我率先迈开了步子，向塔下走去。

「等等... 你确定霍姚的执念是韩言赢，而不是皇位... 或者... 别的什么人？」

苏温的声音微微颤着，听着十分古怪。

我侧过头：「什么别的什么人？」

苏温叹息道：「我只是听闻霍姚与那裴玄度有着很深的牵绊，裴玄度之死韩家多少脱不了干系。我以为霍姚会迁怒于韩言赢... 后来嫁给他也是为了她弟弟的江山，为了给裴玄度报仇。难道她真的爱过韩言赢么？」

说罢，苏温摇了摇头：「不对，雪桑谷墓室中的那幅画，霍姚的眼睛里充满了漠然与冰冷。那不是爱，而是恨。她在裴玄度没有死的时候就恨上了韩言赢，之后又怎么会爱上他呢？」

我沉默片刻，随后冷声说道：「霍姚的执念，没人比我更清楚。鬼王他如此辗转也要让我接下这任务，不就是想要我心甘情愿揭开这伤疤？爱也好，恨也罢，如今我说霍姚的执念是韩言赢，那便就是韩言赢，你难道会比我更加清楚么？」

苏温微微一愣，许是没想到我的脾气为何忽然如此乖戾起来。

幽暗之中，我看着苏温倒映在地上的影子，眼中露出寒色。从没有人告诉过他当年的那幅画是韩言赢所画，也没有人告诉过他韩言赢画那幅画的时候裴玄度还没有死。苏温所知道的好像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在地府的时间也比我想象得要更久。了无街客栈的屋顶上，那片刻出现的信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

片刻之间便土崩瓦解。此时此刻甚至让人恍惚，那样的温暖似乎本就从未存在过。

「走吧。」 许久，只说了这两个字，我便提剑向塔下走去，一路上再没有回头。

苏温的步子很轻，我知道他就跟在我身侧不远的地方，可在幽暗的塔中，他始终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全文已完结，点击下方卡片，继续阅读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